

五龍十三俠





明清兩朝武俠會小說

五龍十三俠

第二集目錄

第十一回

惡霸吃獸虧請君入甕

清官施妙計調虎離山

第十二回

驚奇絕技彈打沒毛虎

矢矯神功力分鐵角龍

第十三回

雙雄探險銀彈擊金鈴

一席生春蠶郎驚醜女

第十四回

黃牙黑面乍展美人圖

紅袖青衫大擺英雄譜

第十五回

新郎能怒廳上出奇聞

好事難諧房中留笑史

第十六回

魚水不諧難爲桑姥姥
鴛鴦拆散逼死柏公公

第十七回

試才定聘喜得意中人
見色不迷儼然柳下惠

第十八回

換日偷天真夫婿成假夫婿
移花接木美姻緣變惡姻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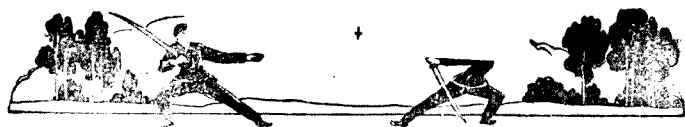
第十九回

霸王請客人耳謝媒翁
俠女除凶狗官成喪膽

第二十回

花枝無恙寒士得嬌妻
萍水相逢老翁逢勁敵





明清兩朝武俠黨會小說

五龍十三俠 第二集

黃浦汪景星著

聖湖吳儂影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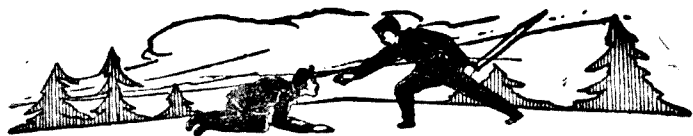
雲陽蔡陸仙批

第十一回

惡霸吃獸虧講君入甕

清官施妙計調虎離山

南宮大嫂聽得他的話。好生奇怪。忙道。他的銀子不見了。難道你知道是誰偷的麼。那人連忙搖手說道。你這位大嫂。聲音請放得低一些。不要給他的羽黨聽見了。那可不是要的啊。南宮大嫂聽得他的話。越發疑惑。便將那人喊到僻靜的地方。問他的究竟。那人便將祁三官縱放一班小竊。在城裏無所不爲的話頭。對南宮大嫂說了一個究竟。南宮大嫂便對那人說道。你可能將我一同帶去麼。那人



聽得便道。你去幹什麼呢。南宮大嫂道。我去將這個惡賊捉住。送到官衙裏去定罪。(實說了)那人聽得這話。嚇得將一顆橄欖的腦袋。往腔子裏一縮。說道。我的爺。你敢是發瘋了嗎。誰不知道祁三官是一個無風三尺浪的傢伙呢。你有什麼本領。敢和他碰這個不可碰的釘子呢。(絕倒。蓋畏之如蛇蝎之口吻也)南宮大嫂笑道。你不要問我。我如果沒有本領。便敢去奈何他了嗎。我真是活得不耐煩了啊。(妙語)那人那裏肯信她的話呢。連連的擺手說道。罷了。罷了。我奉勸你一句不中聽的話罷。你去和他爲難。不獨不能如你的願。或者你還要吃他的苦頭吶。南宮大嫂知道他一定是不敢領自己去的了。她便道。那麼。你不帶我一同去。我也不強迫你的。我準定和那個失銀子的程大。一同去。可是我要關照你一句話。在我未曾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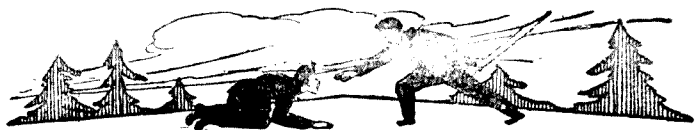
他動顏色之前。你却不能洩漏風聲要緊。(南宮大嫂精細)那人忙道。各掃自家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你去爲衆人除害。我難道沒有心肝。還要破壞你的事嗎。南宮大嫂忙道。好的好的。她說着便回到廟前的人叢中。對那個程大說道。來來來。我帶你到祁三老爺的家裏。求他老人家大發慈悲。你失了的銀子。或者有回頭的希望呢。程大聽得這話。真夠是喜從天降。一骨碌在地上爬了起來。隨着南宮大嫂進城。到了天主街龍王巷祁三官家門口。南宮大嫂便對程大附耳說了兩句。程大點頭答應。她便伸手敲門。不多時門開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家丁。對着他倆上下細細的打量一下子。冷冷的說道。你兩個到這裏幹什麼的。(狗眼看人低)南宮大嫂陪笑道。我們尋三老爺子。有一些小事的。那個家丁將一副板板六十四的面孔。



往下一擺說道。不在家。你倆有什麼事。不妨對我說明。我給你們回。我們三老爺子一聲便了。南宮大嫂笑着說道。這件事非要等他老人家親自來才行咧。那個家丁聽得這一張腎囊式的面孔上。（絕倒所謂腎囊式者。蓋形容其又黑又麻也。）頓時便露出一種不快樂的色彩來了。冷冷的說道。什麼屁事。這樣的鄭重呢。你倆既要等他本人來說。站得遠一些候着罷。他說罷一擻屁股。走進門房了。（家丁橫惡。正所以襯其主人耳。）南宮大嫂兜着一肚皮的悶氣。不好發洩。只得現着一種不自然的笑容來說道。我們便等一會子也沒有什麼關係的。他說着和程大站在一邊候着。等了好久時候。未見祁三官一些兒影子。她忍不住又走到門房的面前。向那個守門的家丁說道。可能煩大哥給我們進去對三老爺達到一聲啊。那個



家丁將牛眼一翻。大聲罵道。滾開些去。誰有這些閒功夫來和你們胡纏啊。南宮大嫂陪笑說道。大哥去便去。不去便不去。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何苦來和我們這些婦道發脾氣呢。（南宮大嫂真有耐勁）他冷笑一聲道。誰和你有什麼瓜葛不成。大哥二弟。喊得這樣的親熱。我罵了你們了。你們不服氣。我在這裏橫豎也不會飛去的。你們有什麼顏色。不妨使出來給我看看罷。我斷不回你們嘴的。南宮大嫂笑道。你老人家不要動氣。只請原諒。我不會說話罷。他道。不會說話便不要說。誰有空兒來和你鬪牙兒呢。（咄咄逼人）南宮大嫂知道用軟功夫不生效力的。她一沉吟。便在懷裏掏出三百大錢。一串兒向他笑道。該打。該打。老張關照我的話。我竟忘了。這是大爺應得的規例兒。請您不要嫌少。收下了罷。那個家丁見了三百一串的大



錢立刻便將那一副十六個人扛不動的面孔收了起來。裂開一張血洞也似的嘴。咯咯的笑道。好啊。常言道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閻王吃小鬼。我們靠門房的。便吃規例。大嫂早一些兒將這規例拿出來。我又何能開口得罪你倆呢。你倆不要將方才的話記在心裏才好。（得了錢。好像換了一個人也似的。著者閱世良深。寫盡人情鬼蜮。）南宮大嫂忙陪笑道。老爺不和我倆較量。便是我倆的萬幸了。我倆還敢計較你老人家嗎。（南宮大嫂的是妙人。）那個家丁。一面將那一串三百大錢往懷裏塞着。一面狗顛屁股也似的到後面去通報了。（描寫一個狗仗人勢的家丁。直欲活躍於紙上。）不多時笑嘻嘻的出來。（三百大錢買他一副笑容。竟究比較千金一笑。來得便宜了。）對他倆說道。我們家三老爺。現在大廳上吃午飯咧。



你們進去罷。有什麼話儘可對他說罷。我已經給你們兩個疏通過了。（絕倒。這算是二百大錢的酬報。）南宮大嫂感謝了兩句。和程大一齊進去。到大廳下面的階沿下。程大便跪下去。對着祁三官磕了幾個靠磚的頭。（這是南宮大嫂交代的。）南宮大嫂也跟着福了一福。說道。程大和程氏拜見三老爺子。祁三官放下盃箸。說道。什麼事……快些起來說罷。南宮大嫂便道。這個是我的兄弟。他住在東鄉裏。前天我的爺子和娘一齊得了一個瘟病去世了。家中因為累年荒歉。無錢下葬。不得已將祖遺下來的十多畝田。賣了換些銀子。他在買田的財主家取了田價。預備回去安葬我們的爺娘。不料在東嶽門口失去了。不瞞三老爺子說。這筆銀子雖然是不多。可憐我們的爺娘挺屍在床上。已經三天了。等銀子買棺木下田哩……



……她說到這裏故意眼中落淚（更不說下文妙極妙極）祁三官道：你們不要哭。讓我吃了午飯。給你們去調查調查。南宮大嫂拭淚道：三老爺子肯發慈悲。不獨我們爺娘在九泉之下。感仰你老人家的大德。便是我們沒有死的兒女。也結草啣環。圖報你老人家於萬一哩。他道廢話。少要說我祁三官不知道做過多少好事了。也不指望報答的。如果指望人家報答。那麼像我祁三官也沒有這種善名在外邊了。不過我未曾給你倆去調查的當兒。有一句話要對你倆說明的。我實在是可憐你們纔出面的。不然無任是誰。我皆不情願去給他賣面子的。常言道：光棍不擋財路。那班靠剪邊過活的小兄弟（剪邊是小弄手的別號）已經將一塊肉兒撈到嘴了。我去給他打落。他們一定是不甘心的了。所以你們失去的銀子。我能夠給



你們追回一半來。那麼便是你們的運氣了。南宮大嫂忙道。只要有
一半回頭。也可以敷衍將二老草草的下葬了。總比較分毫不見回
頭的好得多了。祁三官回頭向一個穿玄衣的家丁說道。你快些給
我去將大抓兒喊來。我有話吩咐他咧。那個玄衣家丁答應一聲出
去了。不多時帶了一個大漢子進來。祁三官嘴裏噤哩咕嚕的。不知
和那個大漢說幾句什麼話兒。那個大漢連連的點頭道。不錯。不錯。
老四方才做着這筆生意的。我去將水兒（銀子）取來。他說罷。返身
出去一會子。將程大失去的一筆銀子。捧了一半進來。放到祁三官
的面前。祁三官便道。你倆且過來。將這筆銀子拿去吧。南宮大嫂嘴
裏稱謝着。走到祁三官的身邊。一伸手。將他的頭髮抓住。大聲罵道。
好小子啊。你敢做這些喪盡天良的事麼。來來來。我們且到官裏去



見見吧。祁三官吃驚不小。待要掙扎。饒你的力氣大。再也莫想得脫。他忙喊道。家丁們快些過來。給我將這個小賊婆娘拿了下去。祁三官一聲未了。兩旁邊擁上許多毫奴惡僕來。預備動手了。南宮大嫂手脚何等的溜滑。他一蹲身。將祁三官的雙腿抓住。大聲喝道。誰想上來。我便先將誰打死。那班豪奴惡僕。見了這種情形。不由的一齊軟了半截。誰也不敢上來了。她大叫道。不怕死的便隨我出去。一見高下吧。她說着。將祁三官往腰間一夾。領着程大動身走了。那些傢伙。面面相覷。更沒有一個人敢上來鬪鬪。牙兒。眼睜著酒盃口大小。望着她將祁三官捉去了。她將祁三官送到府衙裏。將他的罪惡一一的宣佈出來。孫世奇勃然大怒。立刻派人到祁三官的家裏。將祁家一班僕役。一齊拘來。拷詢一過。飛籤到各處去捉拿羽黨。那班羽



黨聽得這個消息。大家一齊遠走高飛了。有兩個是祁三官的徒弟。忙逃到江北雲台山去報信。秦得勝聽得這個消息。又驚又怒。忙派江立江順弟兄兩個。領一隊好手南下。預備打救三官了。話分兩頭。再說南宮大嫂請官府裏將程大失去的銀子。如數發還。又抄封了祁三官的家。擇日便斬三官了。南宮大嫂不見了女兒。心中好生着急。便離了鎮江。到別處去尋找她的女兒了。後文自有交代。再說冷玉明聽得衆賊的切口。暗道。不對啊。這班賊黨一定是預備劫法場的啊。她早有主見在心。便不聲張。到了五更將近的時候。那班賊黨一齊入夢了。她悄悄的在窗下。寫了一張紙條兒。放到身邊。她輕輕的推開窗子。飛身出去了。暗將那個紙條兒塞到鎮江府孫世奇的枕邊。仍然回到店裏。幸喜未曾有人察覺。她和玉奎到了日。三竿

的時候。安安逸逸的付了房帳。動身離店了。再說孫世奇天明起身。忽見枕邊發現一個小小的紙條兒。上面寫着

今日如斬要犯。必有羽黨來劫法場。最好另以一斬犯代之。一面須作充分之預備。方不致有意外之虞。否則京江一府人民。將遭極大塗炭。爲官長者。當注意也可。

知名否。

孫世奇看了這個紙條。大吃一驚。連忙命人去將黃副將請來商量辦法。黃副將道。看這個紙條上面的話。不可認爲無稽。我想一定白道上的好漢留下來的。我們須要照他這紙條上的話兒去辦。方不致岔事哩。孫世奇點頭稱是。黃副將暗將手下的七級武職。調到當面授計。他們依命各帶人馬。到各處要道理伏下去了。黃副將在府





署裏等到已牌一過。他便押了一個不要緊的犯人。帶了一隊大兵。向法場而來。到了法場裏。將那個斬犯綁到樁檟上去。頭上用一塊紅布遮着。破鑼破鼓轟天價的狂敲不停。那些看殺人的傢伙。一齊聚集到法場裏了。有兩個以殺人爲奇觀的傢伙。不住口的沸沸揚揚的講說他們看殺人的經驗。有兩個胆小而又未曾看過殺人的傢伙。聽得他們說得十分像真。不由的一齊搖頭咋舌。還有幾個急於要看殺人究竟怎麼樣兒殺的傢伙。提高脚跟伸長了頭頸。一齊望着那綁在樁檟上的犯人。一面給他可憐。一面替他害怕。（描寫閑人的心事如見。）追魂礮撲通已經放了一下子了。法場上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了。那一面破鑼一架破鼓到了此時越發鬼哭神嚎的敲着。（筆下森森然如有鬼氣）轟通……追魂大礮又放



一個短衣找紮的大漢。手執一柄扑刀。一個箭步躡到法場心裏。手起一刀。斬去人犯身上的繩索。一把抓那個人犯。背了上肩。大踏步便走了。此刻四處湧出有三百多名執刀握棍的傢伙來。齊聲嚷道。殺。殺。殺。他娘的鎮江一府鷄犬不留。啍喇……啍喇……啍喇……啊呀……媽……逃啊……逃逃逃……他媽土崽子。那裏去……伙計們加勁啊。又是一種描寫的筆法。黃副將見此情形。立刻揮動大隊。將法場困了起來。此刻只苦了那班看殺人的朋友。笑氏史曰。看殺人的。人。倒被人殺了。走投無路。那些可怕的亮晃晃刀槍。全和他們的肉體發生關係了。絕倒百忙中。偏有如此趣筆。景星妙人。列公。那個背人犯的傢伙。却就是出山虎的江順。他揮動那把扑刀。攪出一條血路。衝了出來。迎頭一個黑大漢。舞動一對大



斧大吼一聲攔住去路。(胡玉奎來矣)江順那裏將他放在心裏呢。大叫道。讓我者生。擋我者死。胡玉奎將雙斧一分。狂笑一聲道。我的兒啊。你今天碰到老爺爺子。總算你的晦氣星高照了。我便不讓。但看誰先送命吧。(呆小子口吻如聞)他說着揚起一斧。照定他的天靈蓋劈下。江順揮刀迎了上去。噹的一聲。那一柄磨鋼的扑刀給他的。大斧碰得火星四射。江順震得半身麻木起來。吃驚不小。正待還手。胡玉奎的第二斧已經由他的下三路直捲過來了。(呆小子能耐)江順霍地一縱。足數縱起有八尺多高來。(駭極。背一人於肩上。尚可縱八尺多高。江順之能耐。於此可見矣)他順勢一刀。照定胡玉奎。擡頭直劈下來。胡玉奎一個鳳點頭躲過了他這一刀。乘勢一斧。照定他的下三路砍去。江順的雙足剛才點地。忽刺一聲。右腿已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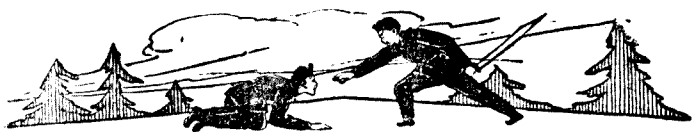
胡玉奎一斧砍斷了（駭極）他大吼一聲奮動左腿跳躍如飛的逃走了（奇文）胡玉奎那裏肯捨放開大步一直追了下去好一個江順。雖然斷了一隻腿。憑那隻左腿跳躍。胡玉奎放出十二分力量來追趕。仍然不能立刻飛上（江順開獨腿賽跑的新紀錄了。一笑）跑到東城門口。一頭對定城門碰去。轟天價的一聲。兩扇鐵桶也似的城門。竟給他這一頭撞得開了（駭極。極寫江順厲害）他正待拔腿跳了出去。千斤閘已經放下。他一伸手托住忙道。三官你快一些動身罷。我今天是沒有性命的了（極寫江順之勇）那個背在他的肩上。犯人在槍林箭雨中鑽到這會。差不多三魂去二七魄缺五了他喊他的名字。他一些兒也沒有聽見。說時遲。那時快。胡玉奎由後面已經趕得到了。江順大驚。到了這時。不由臂膊一軟。崩天價一聲响。



亮。一個萬人不敵的沒毛虎江順已經死在千斤闌下了。那個背在他的肩上的一个囚犯。同時也被千斤闌壓成肉醬了。（順筆收過。毫無痕跡。）胡玉奎見江順和那個囚犯被千斤闌一齊壓殺了他。連忙回頭直向法場裏趕來。再說黃副將督率大隊。和那班劫法場的強盜酣呼大殺。一座莊嚴肅靜的法場。立刻鬼哭神嚎。頭飛血濺。攪得和一團糟相似。此刻一個短衣兩截密扣粧頭紮黃巾的大漢。手執扑刀。在官兵隊裏翻翻滾滾殺法十分厲害。周千總兜住馬頭。一擺那枝紅纓龍舌槍。大聲喝道。紮黃巾的強盜。快到本千總面前來受死吧。（恐怕沒有這樣的便當。話由未了。那大漢旋風也似的。已經撲到他的馬前了。駭極。此人之勇當不在江順之下。）周千總大吃一驚。（送死的人來了。何故吃驚呢。）正待………啞刺一聲。



他的馬腿已給那大漢砍斷了。(疾如雷雨)那馬嘶的一聲跳起來將周千總掀了下來。那大漢跳過來刀光一閃那一位千總竟成了無頭之鬼了。(駭極)黃副將大驚將馬一夾擺那口八十四斤的純鋼大砍刀衝殺過來。那大漢忙迎了上來。黃副將舉起大刀劈頭一刀砍了下來。那大漢也不用刀去抵擋祇將身體一偏往馬前一躡舉起刀來直向馬腿刺去。(駭極)黃副將將馬頭一帶霍地一跳。那大漢便由馬腹下直躡到面前去了。(何等的溜滑)列公這大漢是誰。却便是江順的兄弟沒毛虎江立。他倆在秦得勝的面前要算第一等的硬生了。所以纔有這樣驚人的成績表演出來的。黃副將見他躡到馬後。他就算乖覺。一轉馬頭一刀橫劈過來。好一個江立。他將頭一埋。一刀從他的頭上恰恰的括過。(奇而險)他趁勢搶近一



步。挺刀直向黃副將的右脇下面刺來。黃副將刀桿一格。順手又還他一刀。他縱起有一丈多高來。讓去一刀。他的刀直向黃副將的嗓子刺去。（駭極）列公。這一着叫做直搗黃龍。饒你黃副將有通天的本領。也讓不來的了。這是一個什麼緣故呢。因為一馬一步的關係。假使兩個人皆是騎馬或不騎馬。這一着便用不到了。或者用到。也不會發生什麼效力的。你道黃副將讓不掉這一着。難道便送到性命了麼。看官們。不要替古人擔憂不淺罷。常言道。死生有數。富貴在天。饒你江立怎樣的厲害。祇要黃副將的命根兒長。直搗黃龍。搗不了他性命的。在江立的刀尖離黃副將的喉嚨祇有一尺多遠的光景。（故作險話來嚇讀者）一道白光從東北角上飛來。（讀者至此眼光爲之一亮）便聽得江立大吼一聲。一縮手。拋去扑刀。回頭便



跑。一個素衣紮束的女子。從東北的場角上飛身出來。直追下去。冷玉明的出場聲勢。又自與玉奎不同。著者胸中具有千邱萬壑。江立見後邊有人追了下來。他吃驚不小。拔動大步。越發來得飛快。不多時頂到南門腳下了。胡哨一聲響。伏兵齊起。攔住去路。江立並不驚慌。直衝過來。飛起一腿。給他打倒兩個官兵。他隨手拾起了傢伙。紡車也似的衝殺出去。身子一逼。早上了城頭了。冷玉明跟着也飛了上來。猛聽得江立大聲罵道。小賊婆娘。不要追了。看傢伙罷。冷玉明聽說他放暗器了。爽性將雙足一提。又昇高了有八尺高。江立原來是騙她的。趁他昇高的當兒。他使了一個蝴蝶翻花的招兒。翻下城牆了。冷玉明見沒有什麼暗器飛來。知道上了他的騙了。她忙使了一個秋風翻敗葉的姿勢。由城牆上面直翻下來。江立見她緊



追不放。只得穿過一帶土壤，飛也似的向南奔去。冷玉明不是饒人之輩。流星趕月的，仍然不肯放鬆了一步。眼見離他不到二丈多遠了。江立霍地一聲道着……：冷玉明忙使了一個童子拜觀音的家數。一低頭，仍然未見什麼暗器放了出來。不禁大怒，加勁直追下來。又奔了有三里多路的光景。江立又道：「遭傢伙……：玉明只道他仍然是方才那個道兒的哩。她也不去躲讓了。一凝思的當兒，一枝亮亮的標槍，已離她的咽喉不到一尺了。她一蹲身，張開小口，輕輕的啣住。這一下子，可不將一個江立險一些嚇到他。正要預備拔步再逃，弦弓響處，一粒銀光彈，早從他的腦後飛來。（駭極）一路寫來，皆是非常的家數。）江立忙一低頭，讓過一彈。他拔步又跑。後面的弓弦又響。他再讓第二彈。說也不信，饒你的本領通天。第二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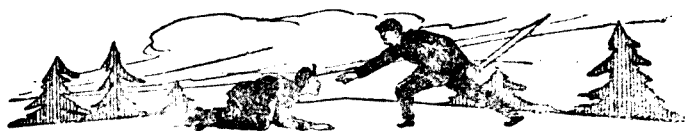
剛剛讓過第三彈正中後腦。由前腦飛出。立刻腦漿迸裂。倒地了結。咧冷玉明在鍊棉花彈的時候。已將銀光連珠彈帶練成功了。這銀光連珠彈。是預備和尋常的傢伙見上下的。差不多的傢伙。和她對了面。從來不能逃掉了第一彈的。江立本不是什麼平常之輩。讓過一彈。居然還能夠讓過第二彈。咧只是這第三彈。饒你的本領通天。難以躲避的。江立雖然猛勇過乎常人。逃不過這一關。便送去了一條性命了。冷玉明趕過來。割了他的首級。回城趕到法場。只見胡玉奎幫助黃副將。已經將一班賊黨。完全肅清了。到了下午申牌時候。黃副將這才排隊回署。玉明和玉奎便告辭動身了。由鎮江渡江。向揚州發進。到了揚州。玉明便對玉奎說道。我們此時到北道上去。逛逛。碰碰各黨各會裏的大總。暗暗的打聽六圓的消息。你道好麼。六



圓如果在北道上。我們便順勢丟了他的性命。不在北道上。我另想方法。再到別處去。尋找他吧。玉奎點頭道。好。他倆過了揚州。便向皖蘇交界的洪澤湖而來。那一天他倆抵到洪澤湖邊。同僱了一隻小船。又向吳家町進發。原來冷玉明在鎮江的飯店裏。聽得江順說起洪澤湖裏有這麼一個吳天霸。是洪澤一湖的水幫的首領。冷玉明存心要來會會他。看他究竟是一個什麼人物。玉奎道。我們到吳家町去。有什麼事嗎。玉明便付着他的耳朵。輕輕的說了兩句。玉奎點頭道。好。到辰牌的時候。已經抵到吳家町的一道柵口了。你道這吳家町是一個什麼地方。却原來是水盜盤踞之所。四方皆是一片茫茫大水。無論何等的船隻。經過吳家町。方圓八十里範圍之內。那麼都要受到他們的光顧的。輕則劫搜一空。重則奪船害命。因此那



一班行船的客商。都以洪澤湖爲畏途。不敢輕從這裏經過了。這吳家町四週有三道水木柵。第一道拉千斤石。第二道柵分木龍口。第三道柵射鈴。方可得到碼頭咧。休道官兵沒有這樣的本領。能夠將這三道木柵叫開。便是道兒裏的朋友。也有許多難於應付咧。（極寫吳家町防備嚴緊。然而愈嚴緊。愈襯出胡冷之能幹。）那個架船的夥子對玉明說道。姑娘你是不是柵裏的人。冷玉明道。我雖然不是柵裏的人。可是柵裏的人。却和我們是一家人呢。那船家道。這裏你們來過也未。玉明搖頭道。沒有來過。今天還是第一次哩。那個船家道。那麼這三道柵兒的規矩。你們一定是不知道的了。玉明道。什麼規矩。還不知道哩。那船家伸手向西邊一指說道。那裏便是第一道木柵兒的門。你們要進去。須要將千斤石用力拉起。方可進去。玉



明擡頭向他所指的地方望去。只見一排棗木的柵兒。密密排着。半截在水裏。半截在水上。祇有一個長方一丈多的門。門中懸着一塊方匾的大石頭。兩邊有繩索絆着。細細的一望。非要將石頭先行拉得吊起。然後纔能放船進去。玉奎笑道。不料這裏頑把戲的架子兒。倒多咧。什麼千斤石。萬斤石。我倒要來試驗試驗我的腕力哩。他說罷。鑽了出來。立在船頭上。略一打量身子。一晃上了木柵口的拉石台。伸手將繩索拉到手中。只輕輕的一扯。那一塊大石便蠢蠢的上昇了。他面不改色的向那船家說道。你且將船放了進去罷。那個船家倒抽一口冷氣。暗道。像這樣大的神力。我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看見哩。木柵裏那班守柵的小尖船裏。數十個小囉兵。嚇得骨軟筋麻。你道這是一個什麼緣故呢。原來第一第二道的木柵兒。皆有活



動的關振子道兒裏來和木柵的小尖船上巡囉。打上幾句道兒裏的條子。那小尖船上的人們便來扯動關振子。右邊的陪石。一重。那塊千斤石便不知不覺的昇了上去。從來也未曾有過一個人來憑着氣力將那塊石頭拉得高高的懸起的（極寫呆小子的呆力）。便是有一次兄弟會裏的二首領任豹到吳家町。不過將大石塊扯得離水面祇有一尺多高罷。他已經力竭了。吳家町的大小水寇。沒有一個不拜服他的力氣過乎常人的。做夢也想不到還有一個力氣大於他十倍的人在着哩。

儷影女史評曰。做小說是一件極容易的事情。亦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如寫流水帳也似的平鋪直叙下去。是容易的。如果嚴格的說起來。要伏線。要返照。明筆、暗筆、襯筆、陪筆、

等等。小說便不容易着筆了。就像本回不寫江氏兄弟的厲害。便襯不出冷胡的本領來。寫兩面。却正是寫一面。

第十三回 雙雄探險銀彈擊金鈴 一席生春蠢郎驚醜女

那一班守木柵的小囉兵。怎能不詫爲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奇人呢。小船進了頭道木柵。他慢慢的放下千斤石。身子一晃。又飛上了小船頭。最令人驚奇的。便是一個人飛身跳上船。一些兒不見。船身震動。那些小囉兵。又自搖頭咋舌不止。（極寫呆小子的能耐。）一會子。又到第二道木柵的門口了。只見兩個長可一丈。粗有五尺圍圓的木龍頭。橫攔在水面上面。龍角皆是鑲鐵的。角對角交叉的抵住。龍身却在兩邊木柵上面。每一根棗木上。皆有一個碗大的鐵環。互相連絡着。玉明回頭對玉奎笑道。黑哥這一道木柵。恐怕你不易





對付了罷。他嘻嘻的笑道。不用你給我擔憂。我自有能力。可以將牠分開了。他說着跳上木柵門的額上。使了一個金鈎倒掛的姿勢。垂了下來（用筆心細於髮。如寫在下面使力。則龍頭生在水面。下面何處可以插足耶。然而懸空用力。愈見其難矣。）雙手握緊了兩龍頭上的鐵角。用力往兩邊一分。便聽得吶吶的木柱折斷聲音。叮噹的鐵環離筍的聲音。那兩條木龍竟給他這一分離了。木柵落下水了。（呆小子天矯神功。著者如椽大筆。）第二道木柵裏那些守柵的小囉兵。驚詫的程度。又高於第一道的囉兵了。（贊無可贊。呆小子確是奇人。著者確是奇筆。以奇筆去描寫奇人。無怪無奇不有。而使

人驚歎不置。）過了第二道木柵。玉明便對玉奎說道。第一第二柵門都給你開了。第三道柵門却輪到我了。他說着在臂上卸下彈弓。



對定第三道木柵上高高懸着的一個酒盃大小的銅鈴兒。噠噠噠便是三彈噹……噹……噹三聲響亮（筆力僻易萬人）看官一個盃口大小的銅鈴不獨渺小並且是懸在那裏的。饒你的弓彈嫻熟。鈴兒在那裏沒有受到震動。給你第一彈擊中了。還是不容易的事哩。何況一彈擊中之後。那鈴兒是要搖晃起來的了。冷玉明的弓彈。如果沒有練到出神入化的地步。焉能連中三元呢。（忽然跳出書外來說真理。用筆真如水月鏡花。空中樓閣。）他放彈的所在。而且離着射鈴樁還有五十碼路哩。平常的黑道裏人。拉不通條子。（便兩邊的黑話講不通）實行射鈴。先放到射鈴樁跟前。將船拴到樁上。然後施行射鈴的手續。第一下不中。在柵外停着一日開柵。第二下子不中。在柵外住三日。第三下不中。那麼他們便下逐客令了。



第三道守柵的小囉兵早得到第一第二兩道木柵口的水底鬼密報了。他們又見冷玉明在射鈴樁的後面。還有五十碼的光景。連放三彈。沒有一彈落空。嚇得他們忙不迭的。便將第三柵門放開。一面又派人飛也似的趕到町上。報知首領了。在玉明的小船進了第三道木柵的時候。吳天霸帶着大大小小數十個頭目。架一排尖頭小艇。像射箭一般地的向第一道木柵口趕來。玉奎噤咕道。明妹你看見麼。那一排尖頭艇上。立着許多的凶眉暴眼的搗子。很快的迎了上來。不是好路道啊。他說着便在腰間將一對板斧摸了出來。玉明連忙道。你又亂來了。你將板斧摸出來幹什麼。他道。萬一他們怎樣地來對待我們。不是要受他們的惡罪了麼。呆小子小心翼翼。玉明道。你給我閉上你那一張雷公嘴。少說兩句罷。妙人妙語。他們



是來迎接我們的啊。你倒將一對傢伙拿出來。不是要惹出誤會來麼。胡玉奎咂嘴說道。未必。未必。他們見我壞了他們兩道木柵。只怕一定是來尋含糊的嗎。玉明頓足說道。偏是你這樣的小心哩。我不要你亂來。你且鑽到艙裏去。不准你開口說一句話。他聽得忙道。那可不能鑽到艙裏去。那些搗子和你翻起臉來。給你倒一陣殺得痛快。我一個人撈不着殺。那才晦氣哩。玉明道。你又將師父關照你的話忘了麼。他忙道。沒有。沒有。玉明道。沒有忘了。怎地這時又不聽我的話呢。敢是要嘗嘗我的五雷掌滋味麼。（妙妙。以五雷掌嚇他）呆小子聽得。將舌頭伸了兩伸。沒口價的說道。聽話。聽話。聽你的話。（只此三句。已將一個呆小子畫得活了）他說着忙將板斧重行收起。說道。我在你的背後。我什麼話都不說。一聲不做如何。玉明道。這



樣可以的。他倆在說話的當兒。那一排尖頭艇已經趕到面前了。玉明見一個身高八尺的大漢。頭上是青巾抹額。一件藍色白花的披風。內襯兩截英雄襖。當胸打着一個七爪蜻蜓結。方面潤口。二目有神。兩邊排着有數十個短衣糾糾的大漢。却沒有一個帶兵器的。她料到那個大漢着披風的。一定吳天霸了。她正待開口問詢……那着披風的大漢。雙手一拱。高聲說道。來者是那一道的好漢。吳天霸這裏有禮了。他說着哈腰打了一躬。冷玉明忙道。來的就是吳老總麼。失敬了。她說着又道了自己的名姓。吳天霸忙道。久仰了。請過來吧。玉明和玉奎便走到他的船上。吳天霸忙將她倆乘的船資付了。回頭又來請教胡玉奎。誰知胡玉奎一任他尊姓。台甫大名雅篆。的問着。只不做聲。（絕倒。蓋恐怕嘗着五雷掌之滋味耳。）冷玉明見



他擺下那一副瘟神也似的面孔。不禁又好氣。又好笑。忙替他道了名姓。又給他解釋道。我們這位朋友。向來有些兒愣傻。不會和人客氣。請老總原諒他一些兒罷。吳天霸哈哈大笑道。那不要緊。我們皆是自己的好朋友。有什麼不原諒呢。冷小姐未免太也客氣了。他們說了一陣子的客套話兒。已經泊到碼頭邊了。早見碼頭上立着許多的人們。轟通劈拍放了許多的爆竹。表示歡迎他倆。冷玉明領着玉奎一同登岸。和那些大小頭目。一一的見禮。胡茄聲起。他倆並肩進了壕門。到了聚義樓前。吳天霸停止了脚步。請她倆進去。原來這一座聚義樓。造得十分寬大。共有三層。第一層是聚義廳。第二層是聚義樓。第三層是聚義閣。最上層的聚義台。是吳天霸獨資創造的。當吳天霸組織海龍會的時候。便將這座樓造功成了。下層是專門



供議會用的。二層議事。三層一面是存放銀錢文據。一切要緊的東西。四層台上。滿佈機關。安放著入會的盟單。不論何人平時不得擅自上去的。守合的是吳天霸的女兒。母人熊的吳大花。這吳大花的容貌。雖然不甚麼漂亮。可是本領在吳天霸之上哩。行動粗魯。性情暴戾。一言不合。那麼不論天王老子。他皆能夠打得他二五成十的。因此吳家町的會中朋友。沒有一個不怕他的。便是吳天霸見她。還有一些頭大哩。他平時也不常常下樓來。終日價在聚義台下守着。有時下樓來尋耍子。那些樓下的人們。那麼馬上便要逃避一空了。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這位小姐。有一種奇怪的癖病。你道是什麼癖病呢。原來這吳大花歡喜騎雙人馬。什麼雙人馬。便是兩個人手脚一齊落地。屁股湊着屁股。脊背朝天。她便往兩人的屁股交



界的上面一坐。另用一個小囉兵。脚上用繩子像上錄的一樣絆了起來。叫他在前面跑着。這裏她使命伏在地下的兩個人。着力爬了趕上去。一面喝着快一些。一面照着那兩個爬在地上的傢伙屁股上。像放連珠礮也似的。打個不停。並且不准脫節。你道什麼叫做脫節呢。原來是兩個屁股要始終合作。不准分張的。請教一個頭朝前。一個頭朝後。朝前的人。往前爬。還不致發生什麼問題。朝後的人。却要倒爬了。稍一不慎。對不起。便要合作了。請教這個頑意。有誰能博得到姑娘的歡心呢。有兩次因為他們的屁股太不合作了。竟離開有二尺多遠來。將她由中間跌了下來。她的嘴便和他的屁股行了一個接吻的大禮。（隨筆寫來。都足令人噴飯。）惱得姑娘的性起。將他倆的頂搭兒。一手揪着一個提到後面跳下水去。將他倆揪到



水底。喝了兩口水。又提起來。讓他們換了一口出氣。又撇到水肚裏去。再喝了幾口水。話休煩屑。總之使他們喝到發昏章第十一爲止。這樣的一來。大家看見她。却和看見母人熊的差不多了。所以大家才肅靜迴避的。閒文撇開。（此處特將母人熊一提。爲下文結親的伏線。）再說玉明玉奎進了聚義廳。吳天霸和他倆略寒暄了兩句。便命擺酒。不多時一席漢烤三十六盆。已經預備停當了。吳天霸領了四個大首領來作陪。這四個首領。一個是順天府火家莊。火龍會。會首火遇風。一個是山東黃石崗黃龍黨的黨首黃驃。一個是江南呼龍黨的黨首呼延黑毛。一個是安徽白龍幫的幫首白家駒。這四個首領。原來爲着週年常會來的。原來這海火黃呼白五個大機關。一向是連絡一氣的。每年皆要開一次常會的。在常會中各首領報



告自己的幫會裏人類銀錢消長的經過。如果那一幫裏銀錢缺乏。那麼便由其他四個黨會裏分力擔負。補救的辦法。在五個首領目的中的幻想能夠將他們五家的勢力分漲到各處。能夠有相當的魔力。他們便預備在一天起來。瓜分殘明稚清的江山了。這些閒文。我現在也不必去多說了。再表火遇風黃驃呼延黑毛白家駒四個。隨着吳天霸入席了。玉明忙和他們通了名姓。白家駒忙道。冷小姐向走那一道的玉明一沉吟。便答道。不瞞各位老總說。我和這個姓胡的在飛飛大師那裏服事了幾年的香火。如今飛飛大師到崑崙山去證道了。我們想他老人家既不住茅山。我兩個在那裏也無事可做。便決意下山來碰碰江湖上的好漢。尋一條路走走。的說到這裏。呼延毛黑又驚又喜的對他倆說道。啊。你倆還是雙木道兒裏。



的朋友呢。失敬了。失敬了。飛飛大師幾時到崑崙去道。玉明道。在一
個月初。白家駒對吳天霸笑道。我們五家什麼派裏的硬生都有。只
是少林派沒有。天霸笑道。黃大哥的屬下。有一個老傢伙。叫做郝壽
先罷。我直疑心他是少林南派裏的人物。可是他自己誓口不承認。
倒也奇怪得很咧。如今冷胡二位來。可算給我們的錦氈上面添上
一朵牡丹花了。不知二位到我們這五家之中。那一家去住哩。黃驃
笑道。那也祇好隨他們的便了。勉強也勉強不來的。冷玉明笑道。承
各位老總不棄愚蠢。皆看得起我倆。真是十分感激。十分慚愧了。可
是我倆更不必一定在那一家效勞。祇消那一家用得着我們。我們
便到那家。各位老總以爲我的話對麼。他們聽得同聲說道。好極。好
極。小姐這樣的說。正所謂秉公不私。拜服已極。拜服已極。玉明又開



口說道。方才吳老總口中所說的這位郝老爺子。是不是少林派裏的啊。（注意在此）吳天霸笑道。這也難說。我見他的家數。和條兒。皆不脫少林派的模樣。我也問過他數次的。他只是不肯承認。他說他從未拜過師。更未學過武藝。什麼硬分兒。皆由自己鍊出的。玉明不好再問。祇得拿話岔開去了。酒過數巡。忽然有一個小頭目。走到吳天霸的身邊。打了一躬。說道。小姐要來拜見四位老爺子。吳天霸皺眉說道。你去對她說罷。我們在這裏飲酒。正自飲得高興哩。叫她等到席散之後。再來罷。（黑小姐要出場了）那個頭目答應一聲。出去了。不多時。又進來在吳天霸的面前施禮。說道。小姐一定要來。請爺子的示下。

儷影女史評曰。冷胡到吳家。叮原有兩個關係。第一是尋六



圓入吳家町便可得着他的確實消息了。第二是本書的五龍黨幫。自今還未正式出場。借冷胡到吳家町。引出五龍黨會。一則可以令讀者先知道大概是這樣的。再則下文破五龍黨會的道火線。便是冷胡了。

第十四回 黃牙黑面乍展美人圖 紅袖青衫大擺英雄譜

吳天霸勃然大怒。便罵道。你這狗頭。連兩句話都說不完全。（絕倒。不罵女兒要來。而罵頭目不會說話。）那個頭目撞了一個釘子。木雕神也似的站在那裏。半晌也不敢說一句話。黃驃忙道。吳老大這個脾氣。我就不相信了。小姐要來。便叫他來。又有什麼要緊呢。好在我們今天也不是第一次來的。自己的叔姪們。何必多做這些圈套來呢。吳天霸忙道。你們倒沒有什麼關係。冷胡二位在這裏。那



個痴丫頭瘋瘋顛顛的萬一弄出什麼不規矩的行動來。豈不得罪了冷胡二位麼。不妨事。不妨事。不規矩的行動。向後正多着哩。白家駒笑道。吳大哥的家教也未免太大了一個成人的女公子。也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又有什麼不規矩的行動出來呢。說到這裏猛聽得樓梯上一陣登登登的腳步聲。一個十七八歲的黑皮俏臉的姑娘。頭上梳着大丫髻。髻根插着一枝血色的海棠花。（笑氏史曰。聖嘆可惜未曾寓目。否則當又下斷語曰。『娥媚煞人一嘻嘻。』兩耳還垂着一對八寶流金環。那一張栗壳式的梨面上（絕倒）還塗着一層五分厚的宮粉。粗看上去好像是黑狗偷麵粉吃的。細看上去又像是紫蘿蔔落下石灰缸。（描寫美人固不易。夜叉則尤難描寫矣。唯景星靈心妙手。寫此輩村姑醜婦刻畫入微。所謂文章本



天成妙手自得之者是也。上身披一件玄色灑花的一口鐘披風。內襯一件黑湖縐的密扣小襖。下面是一件黑湖縐丟褶的大管褲。一雙粽子也似的小脚穿一雙鐵裏尖的鳳鞋。（常見昆蟲之類。所居之處與自身顏色有關者。例如青蛙居水濱小草中。尺蠖居於桑本地虺居沙田中。皆使他種動物不易見者。厥因無他。不過自身顏色與週近之顏色相若耳。黑姑娘由頭至足除髻邊一朵血色海棠花外則全係玄而又玄黑之又黑。殆亦學昆蟲保身之方法歟。○笑氏史曰。昔人有詩曰。萬綠叢中一點紅。余改爲媒炭山中一點紅。移之以贈黑姑娘。不亦宜乎。）她扶着一個小丫頭婷婷嬈嬈的由樓梯上慢慢的下來。（讀此句不禁令人噴出昨日所吃的飯。○笑氏史曰。黑姑娘雖黑。尚不失美人的姿勢。一噤。）此刻玉明和玉奎等



一班人早已停盃放箸。在那裏目不轉睛的看這位黑姑娘了。尤其是胡玉奎見了她。暗暗的欣喜不置。（喜得奇怪。○笑氏史曰。黑郎見黑姐。雖欲不喜。不可得也。）列公你們知道這胡玉奎喜的緣故麼。他所喜的一不是他的貌醜。又不是她的裝服醜。也不是她的舉止粗俗。更不是她的……他原來喜的是從來未曾喜過的大喜。他暗道。我胡玉奎倒了前世的霉了。這一副黑得不能形容的貌相。不知道受了人家多少嘻笑。可是我自己的這一付尊容。太也生得難堪了。如果有人比較我再生得黑一些。那麼我不是也能夠稍稍的出了一口怨氣了麼。千巧萬巧的今天碰到這個姑娘。黑得還要勝我三分哩。可見天下的地方很大的。黑的人。正不止我一個。人哩。（原來呆小子所喜無他。喜其黑得可愛耳。）他直着一對眼睛。



對着她目不轉瞬的望着。吳大花下了樓梯到了席前。先對着四個首領。端端正正的拜了四拜。站起來斜着那一對三角棱的杏眼。（絕倒）對着胡玉奎一刷。（絕倒）噗哧一笑（無一句不絕倒）露出一嘴黃光閃閃利刀式的貝齒來。（越寫越絕倒）向吳天霸問道。爺子。這個黑小子是誰。吳天霸忙道。少要亂說。這位是胡爺。胡玉奎聽得她叫自己做黑小子。不禁勃然動火起來。晃着腦袋。正待要將他的呆脾氣拿出來發上一發。玉明忙向他瞪了一眼。呆小子將一句話。剛剛冒到胸口頭。還未頂到喉嚨。真給她這一眼一瞪。嚇得連忙將一句話重行咽了下去。吳大花聽得吳天霸的話兒。忙將頭頸一扭。說道。啊。啲。原來還是胡爺哩。怪不道這樣的黑啊。（原來黑小姐注意者。也在乎黑。）胡玉奎聽得這一句話。越發將一股無名怒火。



又從小腹下面重行翻了起來。(絕倒)不由的脫口說道。你說得這樣的震天價響的。我黑……我黑。我究竟黑到什麼樣子。你倒爽性說了出來吧。玉明忙道。你又來胡說了一句未了。吳大花哈哈大笑道。自己黑還不知道哩。兀的辯白什麼呢。你如果不相信。且去撒一泡尿照照看。黑也黑不。胡玉奎怒冲冲的說道。我黑與你有什麼相關。要你來說什麼呢。(殊不知大有關係哩)吳大花道。我吳大花不知道給人家喊過多少黑姑娘。黑大姐。我本來是比較人們生得黑。我也未曾動過一回氣哩。你這黑小子脾氣倒大哩。我不過說了一句話。你便像河豚魚碰橋樁也似的了。豈不可笑麼。(妙人妙喻)胡玉奎正待開口。玉明忙道。這是吳小姐給我們胡大哥鬧笑的。吳大哥也不會發脾氣的。(絕倒。這兩句話。禁止呆小子開口了)胡玉



奎聽得她這兩句。倒又噎住。開口不得了。吳大花又笑道。他如果不樂。有含糊。他也黑。我也黑。不妨較量一下子。白家駒笑道。你且過來。我有一句話對你說哩。吳大花聽得。便扭着屁股走了過來。白家駒附着她的耳朵。輕輕的說了兩句。吳大花笑道。好的。好的。她說着退下去。將外氅一褪。說道。黑小子走過來。我和你走幾路耍子。大家不准認真。胡玉奎聽得。裂開一張嘴。笑道。不瞞你說。我聽得有人肯和我對手兒。比較過年。還要歡喜一些哩。他說着起身離座。吳天霸忙向大花喝道。痴丫頭。還不到樓上去。真夠在這裏討打麼。大花笑嘻嘻的說道。沒事。沒事。我們也不認真。只要子怕什麼呢。黃驃向呼延黑毛丟去一個眉眼。同聲說道。讓他倆對走幾路。試試硬分兒。也是好的哩。火遇風湊着趣。走出來。一手拉着大花。一手拉着玉奎說道。



我給你倆做一個評判的人。可是你們却要聽我的話。我說打。你們便打。說住手。你倆便要住手。誰不聽我的話。我便指誰輸的。他倆同聲說道。好得很。我們皆聽你老人家的話便了。他倆往兩邊一分。火遇風倒退兩步。兩手往腰間一叉。口中說道。動手……：一聲未了。他倆各自分開門戶。廝拚起來。吳天霸又是好氣。又是好笑。礙着衆首領的面子。不好多說話。只得直着兩眼。望着他倆動手。冷玉明到了此刻。忽然轉出一個主義來了。她也不阻止玉奎了。呼延黃白火四個人也有一個心事哩。他們先讓她們見一見高下。他們便出來作成這一對天造地設的小夫妻了。閑話要簡淨。再說他倆拳來足去。奮力鬥了一百多合。不見高低上下。火遇風忙道。住手……：他倆慌的收住解數。齊聲向火遇風問道。我們倆誰的硬分高。火遇風



笑道。一個半斤。一個八兩。胡玉奎忙道。誰是半斤呢。火遇風聽得他這句話。不由的大笑道。你是半斤。胡玉奎得意洋洋的重行入座。晃腦着袋說道。好啊。倒底我比較她勝着一個帽子哩。（絕倒。原來半斤比較八兩。還勝得一個帽子哩。呆小子的算盤。自是高人一個帽子。）他說罷。惹得全廳的人們。鬨然大笑起來。這一笑。不打緊。倒將一個人笑得氣壞了。你道是誰。却原來便是那一位黑姑娘大花吳小姐。她一把拖着火遇風。撒嬌撒痴的說道。火家伯伯。未免忒也不公平了。我方才和他對手。我那一着讓他的。便算我是八兩。我不依。定要和他重行拚個死活哩。衆人聽得她的話。越發笑不可仰。吳大花見衆人笑得厲害。她便氣得要命。放聲大叫。一定要重行比較。火遇風笑道。你不要作急。比賽過了。何必又比賽呢。她忙道。要不比較。



可以答應的。但是非要算我半斤。算他八兩。才行哩。胡玉奎忙放開霹靂也似的嚨喉說道。那可不成功。這半斤八兩原來是他老人家定的。你怎麼好任自己的意思來調換呢。(絕倒)玉明到此刻。已經笑得前俯後合。險一些兒連椅子都倒翻了。他忙將呆小子的肩頭一拍說道。你給我少說兩句話。我告訴你罷。半斤便是八兩。八兩也便是半斤。又有什麼輕重之分呢。難得你倆這樣的爭執不休。真是絕無僅有的奇事咧。胡玉奎翻起眼睛說道。哦。半斤八兩是一樣的輕重嗎。我那裏知道呢。罷罷罷。你是主家。我是客人。便將半斤讓給你吧。我便算八兩罷。(呆小子也會客氣哩)吳大花聽得玉明的話。便對着火遇風道。臉上啐了一口道。一個老頭兒。倒會叫人裝木瓜哩。她說着。指着胡玉奎說道。黑小子的武藝不錯。我們等到沒有事



的時候。常常的耍子倒好哩。她說罷。一聲獐笑。扶着丫頭上樓而去。白家駒笑道。他倆雖然老實忠厚一些。可是硬分兒倒是一對不可多見的人物哩。吳天霸笑道。那是胡爺讓她的罷了。其實這個痴丫頭的硬分兒。也有限得很啊。胡玉奎忙道。不差。不差。我未曾讓她一着。並且未敢輕放一着哩。呼延黑毛將吳天霸的衣袖一拉。兩個人出席。他對吳天霸悄悄的說道。令媛可曾許字給人家麼。吳天霸搖頭皺眉道。這個痴丫頭。成日價瘋瘋顛顛的。有門第的人家。誰也不要啊。黑毛抹着嘴上那兩片黑毛笑道。我倒要向老兄討一盃喜酒吃吃哩。未知老兄肯也不肯呢。吳天霸心中早已料瞧到八九分了。他便道。你說罷。我都有喜酒給你吃的。呼延黑毛道。這個姓胡的面貌。雖然不揚。可是他的硬分兒倒不錯哩。而且又是少林派裏的人。



物與令媛作一對夫妻。倒是天造地設的哩。吳天霸笑道。恐怕姓胡的不肯答應罷。呼延黑毛忙道。那倒不要你擔着心事哩。那一方面我去通融便了。他說着又和吳天霸一同入席。白家駒笑道。瞞人沒好事。好事不瞞人。你兩個出席去說些什麼話的。呼延黑毛笑道。你休來打攪罷。這件事情。如果說得成功了。那麼喜酒大家有得享受哩。黃驃笑道。好好好。你作女媒。我便做男媒罷。他說着將玉明拉到席外。對她說出究竟。玉明笑道。好極了。我正是這樣的設想。不料爺們倒和我一樣用心咧。黃驃道。這件未知你們那位老胡答應不答應哩。玉明拍着心口說道。那個倒不須黃爺擔心。胡玉奎一方面我可以作主的。黃驃笑道。那麼這件好事便可算七分成功了。他倆重行入席不一會散了。席吳天霸忙將他倆帶到自己的家中。命家丁



收拾出兩間清靜的客室來。給他倆住下。到了晚間。玉明便對玉奎說道。我今天有一件喜事。要告訴你哩。玉奎忙道。什麼喜事啊。玉明道。恭喜你如今得到一個媳婦了。（玉明妙人）他聽得又驚又喜。又疑惑的說道。怎麼講。誰肯給我做媳婦呢。（活畫一個愁夫）玉明道。你不要着急。讓我慢慢的來告訴你罷。這一遭你的運氣真不錯哩。不獨得着一個本領通天的媳婦。並且還得着一筆偌大的家私哩。（妙妙又不說明）胡玉奎忙道是誰啊。你且告訴我吧。（呆小子急於要知其媳婦是誰。可見其媳婦癡不淺矣）玉明笑道。你死急的什麼啊。我且問你你願意也不。（又不說明。玉明妙人）玉奎忙道。有什麼不願意呢。你說出來吧。玉明道。你要問這個人嗎。便是方才和你比較本領的黑姑娘啊。他聽得這話。將一顆腦袋搖得像博浪鼓。



也似的說道。我的爺。

儷影女史評曰。水滸傳中的黑旋風李逵。紅樓夢中的獸霸王薛蟠。皆是讀者發笑的目的物。一部小說中。沒有這一類的人。便不成其爲小說了。天生萬物。好醜本不能齊。如果偏重於一方寫。那麼簡直可算味同嚼蠟了。景星極力描寫胡玉奎與吳大花。深得著小說之個中三昧。

第十五回 新娘能怒廳上出奇聞 好事難諧房中留笑史

你不要和我作耍吧。玉明道。怎的怎的。誰和你作耍呢。他道。那個閻王奶奶。我不敢要。玉明道。怎麼你不敢要呢。她雖然凶很。可是究竟你是一個丈夫啊。她還能怎麼樣兒對待你麼。玉奎道。不。我並不是怕她凶很。可是她那一張面孔。忒也生得怕人了。玉明道。你不



要說她醜。你且自己量量你自己的尊容罷。是不是和她一樣的黑。一樣的難看呢。玉奎道。娶了這種媳婦。不是要給人家笑話麼。玉明正色說道。你又來亂說了。你的媳婦。祇要你自己情願。便算得了。又關到別人家什麼事呢。你不是多事麼。他道。萬一她和我反對起來。這裏全是她家的人。我還想活麼。玉明啐的一口說道。你這呆小子。越說越沒有道理了。你說誰來反對你呢。他和你是做夫妻的。更不是做仇人的。又有什麼可以反對呢。縱然她發起脾氣來。你不妨大着膽。將做丈夫的態度拿出來。對待她。輕則給她一頓臭罵。重則給她一頓好打。不論是誰。皆不敢來和你說一句話兒的。萬一有人出來。不准你行使丈夫的排調。你不妨就說嫁雞屬雞。嫁狗屬狗。嫁到匾擔挑了便走。只消這四句話。不問他是什麼人。皆沒有話來可以



爲難你了。我還要對實說一句哩。憑你這個樣兒，一沒有家財，二沒有父母，三沒有兄弟，四再加上這一副萬人低頭的尊容，將來你預備去娶一個什麼鮮花也似的老婆呢？更有一層，你招贅在他家門下，每日的大魚大肉好酒好菜，還不是隨你吃麼？（絕倒）又以吃動之。吳家町的夫夫大小，誰不喊你一聲大姑老爺呢？而且吳小姐又有一身好本領，將來能夠幫助你去幹種種的事情哩。你是一個不知道好醜的呆小子，你便不答應罷。他沒口價的說道：我不呆，我不呆。我答應。我答應。玉明道：我還有一句話要問道你咧。便是你在這裏招贅，將來還是終身在這裏，還是預備和我一同到北道上去呢？他忙道：那個我當然是隨着你啊。我在這裏幹什麼呢？玉明道：這是後話。我們不過先說一聲罷。我如果到北道上去，那時自然便預



先關照一聲了。不說他們在這裏商議。再道吳天霸聽得白黃等。給他的女兒做媒的話。心中十分歡喜。忙到後面去對他的夫人吳大奶奶說明。吳大奶奶忙道。你又亂來了。你自己生的女兒。難道你還不知道她的脾氣嗎。簡直是和一個半痴不顛的人差不多了。那裏能夠配一個夫婿呢。你簡直是在自己哄騙自己了。我不管。如果到了吉日。弄出笑話。那可就後悔不及咧。吳大奶奶確有先見之明。佩服佩服。吳天霸道。雖然是這樣的說法。可是天下事皆在乎自己維持啊。吳大奶奶嗤的一聲笑道。倒要看你怎樣的維持哩。吳天霸慌的說道。你說這話。却是在給罪我受了。我怎樣的維持呢。痴丫頭雖痴。還未痴到什麼地步哩。你如果用心用意的教導她。她未嘗不聽你的話哩。不講別的。單說她當初習練各種功夫的時候。經我



一指撥他不是便會了嗎。如果說她是一個痴子。那麼這許多的家數。便不應一學便會啊。你道她痴顛。你難道預備將擺在家裏養老麼。難得有這麼一個人。要她還不趁勢將她捧出手麼。吳大奶奶道。我今晚來勸勸她。看她如果聽我的話。那是最好的了。萬一她不聽我的話。那麼我也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想了。祇好請你去應付她罷。吳天霸笑道。如今廢話少說。你且到晚間勸勸她。看如果她桀傲不馴起來。那麼你不妨用戴高帽子的手段去哄她。我想一定可以成功的。吳大奶奶點頭答應。到了晚間。吳大奶奶派人將大花喊來。吳大奶奶故意一手托腮。裝出一種不快活的樣子來。大花走到切近。朝着她的母親面孔上細細的瞧一瞧。道。娘啊。你老人家怎地不聲不響的坐在這裏。敢是誰給氣你老人家受的麼。你告訴我。我便去



打他。吳大奶奶嘆了一口氣說道。我的好孩子。誰有天大的膽子。敢給氣我受呢。我因爲今天看見隔壁王大媽家。大姑娘有了丈夫了。我所以心裏快快的不樂咧。大花聽得略一沉吟便道。那麼你老人家也去尋一個丈夫便得了。（絕倒讀此句不笑。真爲世界上第一個冷面的人了。）吳大奶奶一聲斷喝道。痴丫頭。又來亂說了。大花忙道。我沒有亂說什麼啊。吳大奶奶道。痴丫頭。你可知丈夫是什麼東西。他笑道。這個我却不懂得咧。吳大奶奶道。你的父親便是我的丈夫啊。她翻了一陣子白眼。又道。那麼我爺是你的丈夫。你有丈夫了。啊。怎的看見人家有丈夫。你不樂呢。敢是我的爺子不做你的丈夫了嗎。你放心嗎。他如果不做。我便和他拚個高下。他不敢不做。（黃絹幼婦）吳大奶奶頓足說道。人家說你這個痴丫頭有一些瘋。



顛的。確不錯。大花聽得忙自辯白道。我瘋什麼。顛什麼呢。吳大奶奶道。你不用嘴強。且聽我將丈夫兩個字意思解釋一遍給你聽聽看。大花欣然說道。好的。好的。你老人家講吧。吳大奶奶道。大凡一個女子。要有一個丈夫。丈夫是陽。女子是陰。陰陽配合。才可以生男育女。傳宗接嗣哩。進一步說。天地間沒有一樣沒有陰陽的。說到這裏。大花拍手笑道。我們娘又在哄騙我了。吳大奶奶忙道。我又何曾哄騙你的。她說。你老人家慢些說。我且問你。我家主屋裏供的那個觀世音菩薩。他不是女子麼。她怎麼沒有丈夫。又沒有兒子呢。（這種妙問。真可謂空前絕後。）吳大奶奶咬牙道。阿彌陀佛。你這個小痴貨。一定要遭天雷擊頂。吶。這樣信口亂說。罪過。罪過。大花笑道。我們奶奶真夠有些兒不對哩。自己說的天地間沒有一樣沒有陰陽。我問



一聲觀世音菩薩有丈夫兒子沒有。馬上又咒我要遭雷擊。豈非笑話麼。吳大奶奶道。那是死的。怎麼有陰陽呢。她大笑道。那是死的。我問錯了。該打。該打。可是我又要問你老人家了。你老人家說死的沒有陰陽。如今我拋掉了死的。再來問你老人家的活的罷。寺觀裏的和尙尼僧怎麼沒有丈夫和兒子呢。吳大奶奶不禁嗤的一道笑道。他們是不作興有的。大花笑道。我又不懂了。他們不是也是一個人麼。怎麼他們怎地不作興呢。和尙是陽。尼姑是陰。照理應當尼僧認和尙爲丈夫。不是極巧的一件事麼。（語妙在顛而不顛之間。）吳大奶奶笑道。我也沒有那些精神和你這個痴丫頭去瞎纏了。（絕倒。此是無話可答的口吻。）我對你說罷。你今年也有十七歲了。論起道理來。早就到了配丈夫的時候。我皆因爲你半顛不痴的。未曾給



你找丈夫如今我給你尋到一個丈夫了。不知道要也不要哩。她蹙眉說道。要丈夫幹什麼（問得妙）。吳大奶奶道。要丈夫是終身的倚靠。一個女子沒有丈夫。便不算人了。她聽得忙道。那麼。我自然是要的了。吳大奶奶道。你要丈夫。可是成親之後。你却要將你的脾氣完全給我改掉了。丈夫要你怎麼。你便怎麼。那才行哩。否則別人仍舊要看不起你的。她道。好好好。我便改了脾氣。我便依從他。但是誰是我的丈夫呢。吳大奶奶道。便是日間和你爺同席的那個姓胡的。他便是你的丈夫啊。她聽得。不由的嘻嘻的笑道。好好好。他也黑。我也黑。他做我的丈夫。我做他的妻子。倒是一對哩。吳大奶奶道。不要儘在這裏說這些瘋瘋顛顛的話啊。你誠心要丈夫。向後去要聽他的話才行哩。她忙道。聽他的話。便聽他的話。這又有什麼希奇呢。吳大



奶奶道能夠這個樣兒。那是最好的了。她和她又說了許多的閒話。這才各自安寢。到了第二天早晨。吳天霸聽得吳大奶奶的話。說女兒已經答應了。十分喜悅。連忙去和玉明等商量吉日。玉明等便擇定最近三天後。一個吉日。四個總首領幫同忙着預備請客來吃喜酒。光陰最快。到了吉日那天。將一個吳家叮裝設得錦天繡地。到了午牌的時候。各山各寨水陸兩路的英雄。各備賀禮。已經到吳家叮來賀喜了。胡玉奎到了這天。滿腹心事。你道他愁的什麼呢。原來他愁的不知道新郎怎樣的作法。等到用人給他渾身上下換了一套鮮紅色的吉服起來。他看看自己的身上。又歡喜。又害怕。歡喜的今天穿着這樣好的衣服。害怕的萬一新郎做得不好。他們罪怪起來。孤掌難鳴。他理想中的自己。好像是一個六親無靠的孤人了。（確



有這樣的設想。不知著者如何知道的。他東尋西找。好不容易在後面尋着了冷玉明。他忙將冷玉明一搗。玉明便隨着他回到房間裏。他輕輕的說道。明妹。這新郎怎樣的做。有什麼規矩。還要你指教。指教我哩。絕倒。玉明教之乎。抑不教之乎。玉明聽得。不禁粉面一紅。啐的一聲道。新郎做便做。又有什麼規矩呢。呆瓜慣歡喜來纏得人頭痛哩。玉奎撞了一鼻子灰。愣愣的半天。又道。我知道你在這會兒來尋我的開心了。你不告訴我。我也不做這個勞什子新郎了。絕倒。玉明不說。豈可得乎。玉明聽得他的話。暗道。這個傻瓜說得出。便幹得出啊。我倒要告訴他哩。她道。你做新郎第一不要多開口說話。馬上便要拜天地了。你和媳婦一齊對天地拜上四拜。然後再到大廳拜見長輩。總之那個執紅氈的掌禮人教你怎麼幹。你便怎



麼幹便了。他道。到了晚間。我仍然到我這裏睡覺了啊。玉明忙道。你娶媳婦幹什麼的。便是和她在一起睡覺的啊。胡玉奎聽得。努着一張雷公嘴說道。我和生人在一個床上。還有些睡不慣咧。玉明嗤的笑道。睡不慣也要睡。今天夜裏睡不慣。明天夜裏便睡得慣了啊。（此是不可思議之妙語）他聽得。這纔不問。此刻兩個家丁走進來。請他到後邊去拜天地。他便隨着兩個家丁到了後面。和大花拜天地。說也可怪。一個桀傲不馴的母人熊到了此刻。竟會文質彬彬的和胡玉奎交拜天地了。拜罷天地。儂相扶着一對新郎新娘。向大廳走來。到了大廳上面。儂相將他倆扶着。走到階下面。面孔朝裏面立着。一個掌禮的先呼給父母叩頭。再呼給岳父母叩頭。更呼給親長叩頭。又呼給族長叩頭。又呼給來賓行大禮。又呼謝媒……他倆叩



了父母岳父母的頭。還不覺得怎樣。磕到親長的頭心裏便有一些頭不自在了。及至叩到族長的頭。心中十分不悅。再叩到來賓的頭。他倆的無名怒火早已高發三千丈了。胡玉奎還礙着一些兒面局。不敢發揮。吳大花却再也忍耐不住了。霍地將頭上的一頂鳳冠兒連紅罩巾抓了下來。往地上一擲。說道他媽的什麼親長族長。我也沒有打破了誰的頭。我爲什麼要給人叩頭呢。她一把將胡玉奎的手兒一拉。說道黑小子我們到後邊去耍子去。說着便和胡玉奎一同到後邊去了。惹得大廳上那一班賓客轟天大笑起來。那班賀客大半是知道吳天霸這位令媛的。他們更不以爲怪的。到了晚間。喜娘扶着大花和玉奎一同進房。大花太母桑姥姥受了吳大奶奶的密令。執一根龍頭拐杖。向新房裏而來。列公提起裏桑姥姥的來歷。



却不小咧。她是一個獨脚的女強盜。在南北道兒橫行了有三四十年。這吳天霸是他的義子。她如今的年紀上身了。住在吳天霸這裏。吳大花的水陸功夫。皆是她一手傳授的。所以大花不天怕。地不怕。就怕這位桑太母。

儷影女史評曰。吳大花一慙。直慙到無耳目鼻舌知識的地位。但是我們細細的玩起她對吳大奶奶扳駁丈夫兒子的。一段話。好像不是完全沒有心肝的人說得出來的。

胡玉奎做新郎不知禮節。去請教冷玉明。亦爲妙不可醬油的章法。可惜我未曾看見玉明回答時的俏龐兒。這是生平一件大恨事。

第十六回 魚水不諧難爲桑姥姥 鴛鴦拆散逼死柏公公



桑太母叫她怎麼。她便怎麼。從來不敢違背她的命令的。吳大奶奶見她在客廳上面已經鬧過一個笑話了。生怕她再到新房鬧出什麼新鮮的奇聞來。那可不是耍的。她便請這位桑姥姥前去鎮壓着。送房酒罷。桑姥姥靠着大花的耳根細細的囑咐了一番。大花笑嘻嘻的說道。好的好的。桑姥姥見她滿口答應。便不再多話了。曳着拐杖動身到後面去了。喜娘便退出新房。吳大花很快的將身上的大衣卸下。先自往被窩裏一鑽。向胡玉奎說道。小胡快些脫衣服。我們睡覺罷。胡玉奎聽得。便將身上的衣服脫去。祇留一身貼肉的衣服。爬上床來。還沒有躺下哩。便掩着鼻子說道。不對不對。我不要在這裏睡。你脚上一股臭味。叫人作嘔。吳大花忙道。那麼你的鼻孔用棉花塞起來罷。不是不會再嗅着了麼。胡玉奎忙道。那更不行。我睡



覺一向閉口睡。由鼻孔裏出氣的。鼻孔如果用棉花塞起來。那麼我還睡的什麼覺呢。吳大花笑道。那麼我到你那一頭去。你到我這一頭來調換一下子罷。不是沒有臭味了嗎。玉奎點頭晃腦的說道。這個主意倒也使得咧。他倆便調上一調。胡玉奎才一躺下。又復坐了起來。說道。這可不對哩。這裏好像比較那一頭格外多一些臭味了。怎麼辦呢。大花咄的一聲說道。你這黑小子。倒難纏得緊咧。這頭不好睡。那頭不好睡。你最好不要睡罷。胡玉奎笑嘻嘻的說道。最好是。不睡了。我長這麼大。和人同床睡覺。今天還是第一遭呢。吳大花笑道。你是第一遭。我也是第一遭哩。說到這裏。猛聽得外邊有人發生一種顛巍巍的聲音。來說道。誰家的新郎新娘。像你兩個這樣沒有規矩的。快一些兒給我好端端的在一頭睡。誰不安分。我便打誰：



……吳大花聽得桑姥姥的聲音。吃驚不小。連忙鑽到胡玉奎這一頭來。附着胡玉奎的耳朵。輕輕的說道。你不要說話了。我們家太母在外邊咧。不要惹得她的脾氣發起來。那可不是耍的啊。胡玉奎聽得吳大花這樣的說。自然是不敢吵鬧的了。而且這兩個人在一頭睡。那種鹹魚的氣味。小脚臭。也嗅不着了。他便安安逸逸的和吳大花屁股對屁股。一直睡到天亮。他倆一齊起身。吳大奶奶見他倆這一夜沒有什麼笑話鬧出來。自然十分喜悅了。大花拉着她的袖子說道。娘啊。我今天晚間不再和這個胡小子睡在一床上了。他的睡相太壞了。到了半夜的時候。將被褥一齊揮到床下去。我可凍得只是打戰。……吳大奶奶聽得這話。知道夜間一定沒有……她忙和桑姥姥商量道。這可不對咧。這兩個憨貨碰到一起來了。怎麼



辦呢。聽他們的口氣。今夜一定是沒有成其事實啊。桑姥姥笑道。你不用忙。讓我慢慢的來引他倆進門罷。到了第二天晚間。桑姥姥索性坐到床邊做起教練員來了。這個耳提。那個面命。像教獼猴弄戲法一般地教了一回。他倆得他這一指示。這才領略到夫婦之道。人之大倫。他倆不約而同私自欣慰。吳大花暗道。怪不道女子要丈夫。原來還有這樣有趣的頑意哩。胡玉奎暗道。怪不道人家那些小夥子。到了十六七歲上便吵着要討媳婦。原來還有這樣的好處哩。到了第三天晚間。他倆真算是聰明極了。也不要桑姥姥再來作教練員了。他倆自會執戈躍馬的耍子了。說也奇怪。他倆自從通了人道之後。好像變掉了兩個人也似的。雖不能算十分伶俐。可是再不像從前那樣的傻憨了。吳天霸和吳大奶奶險一些兒由夢中笑得醒。



來到了她倆滿月之後。冷玉明便要到山東黃石崗去游歷游歷。順便認認黃龍黨裏的硬生。胡玉奎本來是一天離不掉玉明的。他也要隨玉明去。吳大花此刻也要隨着他的丈夫一同到山東去。吳天霸忙道。我兒。可不要去了。他倆到山東去。最多不過一個月。便回來了。你又何必隨着他們一同去幹什麼呢。而且那聚義台監守的一職。是不可須臾離掉了人的。吳大花忙道。那可不成功。爹爹另派一個人替我守上幾天罷。我今天定要隨小胡去的。（絕妙的稱呼。）吳天霸知道她的脾氣難纏。也不再阻止她了。便道。你去。我不阻止你的。可是要早一些兒回來。我這裏前走後空。我一出去。家裏雖然不少大小頭目。可是他們皆是些攬飯的蒲包。能夠替我們的手脚的。除掉張得彪。張得勝兄弟兩個以外。更沒有第三個了。所以我很望



你們早一些回來的。冷玉明搶着說道。請爺子放心罷。我們此次到山東去。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純係預備去碰碰黃石崗幾位爺子們的。多則一月。少在半月。便回來了。吳天霸點頭道。好。立刻派一個小頭目。領着四個剗船的快手。送他到湖北岸楊柳莊登岸。他順着楊柳莊。到青陽鎮的那一條大道。直向青陽鎮而來。行到距離青陽鎮十多里柏家坪的前面。胡玉奎忽然回頭大聲說道。啊。喲。那邊樹林裏不是一個人。在那吊着麼。我們快一些去解救啊。玉明和花花忙擡頭向他所指的那一個皂莢林林裏望去。只見一個穿月白色褂兒的人。高高的懸在那裏。尤可怪的。林的北邊。有許多的種田的人們。在田裏做他們的農家的生活。好像沒有看見這林裏有人上吊的一樣。他三個連忙趕到林裏。仔細一望。上吊的却是一個年



近六十的老頭兒。玉奎連忙將他從樹上解了下來。屍身挺硬。好像已經死了。有兩三天了。最奇怪的便是人雖然已經是不活了。可是那一對無光的眼睛。兀自睜着不閉。頰上的淚痕。隱約還可以看得出哩。那一班種田的人們。見他三個將老頭子的屍身放了下來。他們忙不迭的放下犁耙之類。遠遠的走了。玉明好生奇怪。暗道。這裏是什麼風俗啊。難道上吊的人。不作輿解救麼。不然怎麼看見我們來放下了屍身。他們便逃走了呢。她正在疑惑不決的當兒。吳大花拔步出林。追了上去。那班人見她追了下來。越發不要性命的狂跑起來。請教他們的脚。便及得上吳大花跑的快了麼。霎時給她抓住兩個。提到皂莢林裏。將三角稜的眼睛一翻說道。叵耐你們這些沒有心肝的土崽子。望着這個老頭兒在這裏吊死了。不救。倒也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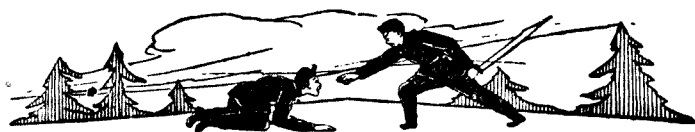
怎麼看見我們來解救。沒價命的逃的什麼。敢是恐怕將人命的官司弄到你們的身上去麼。快些給我說出來。牙縫裏有半個字含糊。馬上便叫你兩個和這個老頭兒一般模樣兒。看官。這上吊的老頭是誰呢。他便是柏家坪的富戶柏仁。他有一個女兒。叫柏素貞。是一位絕代的佳人。並且能夠做詩作畫。青陽鎮的遠近居民。沒有一個不知道這位柏小姐的才貌大名的。在十六歲的時候。便有許多做媒作伐的人們。到柏家來。可是柏仁擇選奇苛。加上柏素貞眼高心大。差不多的那班執袴子弟。她正眼也不去看一下子的。在她的理想中的丈夫。一要有才貌。二要清寒。三要品格端方。不苟。可是登門作伐的人們。口中說起來。不是某太爺家的公子。便是某太爺家的少爺。從未說過有這麼一個清貧而富才華品格的子弟。請他們來



作媒的。因此有二年之久。竟未給他尋到一個如意郎君。那一天。有兩個媒人到門。爲青陽鎮佟金柱的兒子小霸王佟虎作伐。這佟金柱在青陽鎮向是一個出名的大惡霸。不拘水陸兩路的英雄強盜。皆和他有一些兒來去。他共有良田七十餘頃。皆是青陽一鎮的人民頭上括得來的。不論做什麼生涯買賣。那皆有他收稅的可能。張三和李四。因小事而啟訟。他便派人到兩邊唆使。攪到官裏去。他便兩頭拿銀子。泗縣的縣太爺。戚不保也是一個盛錢的口袋。臭肉同味。便和佟金柱上下其手。狼狽爲奸。弄得一縣的人民呼天不應。叫地無靈。可是畏懼他倆一明一暗的勢力。不敢明目張膽的反對他倆。祇好關起門來。蜷伏在家裏詛咒罷了。柏仁聽得是他家派人來作伐的。自當是不答應的了。可是又不敢一口硬回掉了。祇得軟軟



的用話將兩個媒人搪塞回去。過了半年多。忽然又來了兩個媒人。一個叫全知道。一個叫地理鬼。這兩個媒人真有通天的本領哩。不論什麼難做的媒。祇消他倆一席話。那麼馬上便成功了。他倆同聲向柏仁說道。柏太爺我倆來者無別。是來向老人家討一盃喜酒吃的。啊。老人家不知可能賞我們的臉麼。柏仁笑道。二位來是替那一家作伐的呢。全知道掀開二月篋片。嘴唇皮笑道。提起這一家來。在從前却是大大的有名氣的。可惜現敗落了。（先說清寒）但是這一位公子哥兒。倒是不可多得的哩。（後說人品）生得是面如冠玉。唇若丹珠。目凝朗星。眉比漆刷。（再說貌相）滿腹經綸。下筆有千言之目。（更說才學）全知道逐漸說來。固屬善於詞令者。著者逐漸寫來。亦屬善描寫者。柏太爺也沒有三個公子。四個少爺。一箍腦兒。



不過就生這一位掌上明珠的千金小姐。嫁人自然嫁一個有厚望的人了。如果嫁一個不三不四的人。那麼不是辜負了小姐的終身了麼。柏仁點頭說道。不錯不錯。所以一直選到現在。仍然是沒有選到啊。你倆所說的。這個是誰呢。全知道將大拇指筆直的豎了起來。說道。曹兒窪。曹漢卿。曹進士。你老人家大約是曉得的罷。柏仁忙道。有什麼不曉得呢。全知道說道。我們來便是給曹進士的大公子曹有光作伐的啊。太爺如果恐怕我們這些做媒的沒有實話說。那麼便先將這個小公子帶到府上來。一則叫老人家看看他的人品如何。再則請老人家當面試驗試驗。他的才學。如果太爺看得中意了。那麼便算定準。太爺不合式。我們更不勉強你老人家的。（君子可欺以其方。此輩正在利用這一句成語。）柏太爺點頭道。好的好的。



明天便煩二位的大駕將他帶得來。給老漢看看吧。地理鬼笑道。不過有一句話要先對你老人家說明了呢。便是這位曹公子因爲家裏不是什麼富有的。明天來了。他身上的衣服一定襤褸呢。柏仁不待他說完。忙道。那倒不妨事的。我嫁女兒。更不是嫁什麼有錢的。執袴子弟的。他現在雖然清貧。等到和我家訂了親。女婿和兒子難道還有什麼分別嗎。一切的開支。皆是老漢來擔負便了。全知道說道。我也知道太爺的脾氣的。我們倆明天便將他帶來給你老人家看看便了。他倆在柏家吃了一頓酒飯。便告辭走了。柏太爺便去將曹家請人來作伐。曹有光才貌雙全的話兒。去對女兒說了。柏素貞聽得正中她的願望。可是當着她老子的面前。不好說些什麼。祇道隨便。老人家罷。老人家看中了。諒必不錯的。我是你老人家生的。我的

主應當老人做的。到了第二天。全知道和地理鬼兩個。帶來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雖然穿的是布衣布服。可是那一種清華高貴的態度。一些兒也不爲破衣舊服而遮掩的。他大大方方的在柏仁的面前打了一拱。口中說道。晚輩給柏太爺請安。柏仁笑逐顏開的連道。請坐。請坐。不必客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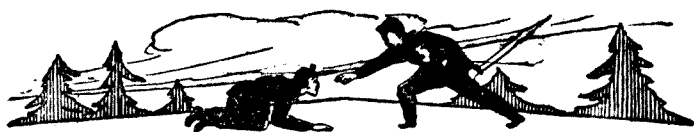
儷影女史評曰。紅顏薄命這一句話。真是千古一轍。毫不更移的。本回的柏素貞才貌兼優。選擇了二年之久。方才得着一個理想中的如意郎君。在讀者們粗看上去。好像柏素貞確非薄命之輩可比了。可是在修家提親之後。隔了半年多。忽然又來了兩個媒人這兩句上。細細的想起來。恐怕另有其他的變化哩。





第十七回 試才定聘喜得意中人 見色不迷儼然柳下惠

話說。家丁獻茶。曹有光接茶。欠身坐下。柏太爺便開始驗測他的才學了。經史諸子。國策爾雅。問到那裏。便答到那裏。真當得起口似懸河。滔滔不絕。八個大字哩。柏太爺真是喜不自勝。在他們問答的時候。柏素貞早立在屏風後面。聽得清清楚楚。芳心大慰。當天沒有談到親事。到了第二天。柏太爺便和全知道地理鬼兩個人商量。納采行聘的事情。全知道笑道。納采這層事。當然是免不掉了。可是這一筆款子。曹家清寒。這辦不起的啊。太爺不成全曹公子。那也罷了。既然成全曹公子。這一筆款子。最好請太爺給他設設法兒了。曹有光將來飛黃騰達起來。你老人家的面子上。不是裝金了麼。柏仁呵呵的笑道。那也是二位撮合的大力。纔能夠有這一天的談到。



納采行聘的費用。自然由老漢出錢擔負了。全知道笑道。太爺真是一個知道人家甘苦的人了。柏仁道。不瞞二位說。不要說爲着我的愛女的終身大事。我這樣的慷慨了。便是有許多與我沒有一些兒關係的事情。我也未曾將錢看得大了哩。這納采算起來。大約共需多少銀子呢。全知道略一沉思。便道。那個隨便太爺吧。太爺要爭一些面子。便費了三五萬。像平常的納采。一切的費用。最多有七八千銀子。便行了。地理鬼道。太爺這樣大的門戶。這樣大的聲名。而且又是一位女公子。一身一世。不過就幹這一回喜事罷了。怎麼能夠和平常人家一樣呢。自然要風光一些才配哩。柏仁笑嘻嘻的說道。這話確有道理。但是男家一切的事務。煩你倆去代理了。我今天便撥上六萬銀子。給你們帶去吧。甯可多一些兒。不要到了臨時不夠。那



可就討厭了。他說罷便命人開了庫房。點出六萬數目的赤金條。用鐵箱車裝好了。着家丁送到曹兒窪。地理鬼和全知道兩個人便作曹家的代表。買東買西。十分忙碌。其中自然先要撈一筆上腰。（絕倒）普通的媒人是快活了一張嘴。苦惱了兩條腰。吃得快活。跑得苦惱。唯一他們倆的目的。不在乎一張嘴。却在一隻荷包。誰家的一頭親事。給他倆說得好了。那麼多少都有些兒進帳。可是像柏仁家這一筆好生意。一生一世也碰不到兩筆的。他倆明上數幫襯。暗中短腿兒。總算起來。大約在三萬左右。咧納采行聘之後。便訂吉日了。光陰最快。一轉眼間吉日到了。柏仁便對兩個媒人說道。曹家的地方太小。做起喜事來。不如我家寬敞。便在我家做罷。全知道答道。這個恐怕不行吧。曹公子便是肯到府上來。恐怕他家老太爺還要不



答應哩。柏仁道他不答應。那便是他不自諒了。做起事情來。我們這裏多麼寬敞啊。我想他決不會不答應的。你倆去對他說罷。什麼事情我皆體諒他家。這一層事。他倒不原諒我了。休要弄得我的脾氣發起來。好好的親家翁。見了裂痕。那可兩方面不好辦的了。全知道唯唯的答應道。我倆馬上便過去給你老人家通融便了。我們無論如何都要教太爺滿意。太爺以爲如何呢。柏仁笑道。有這樣。那是最好的了。我也是一個不喜多事的人啊。他能夠體諒我一些兒。我更沒有什麼意見的。他倆告辭走了。到了第二天。他倆又到了。地理鬼便對柏太爺說道。我倆到曹府裏勸說曹太爺一陣子。曹太爺起首到有些兒不答應哩。後來我倆指東畫西的說給他聽。他才答應。太爺這裏趕快預備做喜事的排場罷。到了那一天。我倆將曹公子帶



過來便了。柏仁滿心歡喜。便命家丁收拾鋪張。預備做喜事了。到了吉日那一天。曹公子隨着兩個媒人。到柏家來成親了。到了午後。一齊出來交拜天地。那一套俗例。也不必去細說了。到了送房酒後。那一班鬧新房的人們。和喜娘伴媽等人。一齊退出洞房。讓他倆成其大事了。可是曹有光兀的坐在窗前。面對着紅燭。呆呆的發愣。直不肯過來解帶寬衣。照理新娘在吉日這一天。是不作興開口說話的。柏素貞更不痴不呆。自然不能越乎俗例開口說話的了。他倆默默的一直到三更將近。（此段洞房。又與胡吳之洞房景象。大不相同矣。）曹有光仍然一手支頭。坐在窗前。頭也不回一下兒。柏素貞到了此刻。不禁十分疑惑起來。（勢所必然）她到了此刻。再也顧不得那些俗例了。便拂開宮袖。擡起粉頸。向曹有光說道。曹郎。此刻天時



不早了。兀的在窗前納悶。敢是有什麼心事嗎。不妨對我言明。何必儘自蹉跎呢。曹有光站起來。走到她的面前。一躬到地說道。小姐容稟。曹某萬死有誤。小姐的良宵。實在有一個不得已的苦衷哩。小姐如果能見宥於我。那便是我的萬幸了。柏素貞含羞答禮說道。妾身既依託君家。自然自君家的人了。有什麼心事。不妨請說明罷。妾身自然自應當遵命的。曹有光嘆了一口氣說道。唉。家慈去年過世。他老人家臨危的時候。關照我的。她說我命帶七煞。在這二年之內。千萬不能娶親的。不瞞小姐道。在訂吉日的時候。我遠在徐州一些兒。也不知道。等我從徐州回來。知道此事。但是吉日已定。未便更改。我祇得隱忍在心。到了這時候。先母的遺言在耳。我……他說到這裏。不禁眼眶一紅。落下淚來。柏素貞連忙將一幅宮綢雪帕。拿了出



來給他一面拭淚。一面說道。我道是什麼事情哩。請放心罷。妾身雖然粗魯。可是還懂得一些兒禮節哩。斷不是那一班無知無識的小家女子。可以比擬的。休道一年。便是三年。也沒有什麼關係哩。曹有光轉悲爲喜道。難得小姐體貼我。我真是感謝不盡了。她倆寬去齊衣。一更連着小衣躺下。談今說古。直到五鷄鳴唱。方才打了一個朦朧。（這一齣魚水不諧的好戲。便有桑姥姥來作教練。恐怕也不發生效力的了。）一覺醒來。那可愛的陽光。已經照到窗子上面了。他倆連忙起身梳洗。梳洗已畢。雙雙到廳上去拜見父母。柏仁老夫婦兩個見了這一對佳兒佳婦。足當一對璧人。笑得他倆四隻眼睛成了一條細線。他倆的心中快活。更不能形容的了。光陰最快。一個月的密月期滿。應當到曹家來反回門了。那天早晨。便有兩乘大轎直



扛到柏家門口。柏仁便命曹有光利女兒乘着轎子回去。又命兩個家丁担了兩担禮物。壓着轎子。到曹兒窪去。不到午牌的時候。那兩個担禮物去的家丁。空拳赤手氣急敗壞的跑了回來。對着柏仁大聲說道。禍事了。禍事了。柏仁見他倆這般模樣。不禁大吃一驚。忙道什麼事。你倆便這樣的驚慌啊。兩個家丁喘息了半天。這纔開口說道。小姐給修家派人搶了去了。我倆上去救護。給他們惡打一頓。我倆見他們的人多。給他們打死了。也是枉然啊。祇好逃回來報給你老人家。請老人家趕快設法將小姐大姑柏老爺救了回來才好。不然恐怕……（縮字句用得當。愈見精彩）他倆說了這一番話。將一個柏太爺幾乎嚇得瘋了。他稍一沈吟便道。這一遭我可要和這賊子拚一拚性命了。他忙命人給他撰了一張呈狀。到泗縣去喊冤。



戚不保收了狀詞。便命人到青陽鎮去請佟太爺。（請字用得毒極）
佟金柱立刻乘着轎子到了。他一走三搖兩步六擺的上了大堂。（
描寫一個惡霸。另是一副入骨的筆墨）毫不客氣的便在客位上
面坐下來了。將鬍子一抹說道。今天父台請我來有什麼分付的麼。
戚不保笑嘻嘻的說道。你還不知道麼。如今有人告了你了啊。他很
得意的說道。哦。誰告我……：戚不保便將狀詞遞給他說道。告你
強搶良家的婦女。究竟有沒有這一回事呢。佟金柱也不答說。低着
頭。將柏太爺告他的狀詞。細細的看了一遍。一聲冷笑道。啊也。原來
還是我們親家翁來索詐我的哩。我又何曾搶過良家的婦女的。他
家女兒配與我的兒子。納采行聘我共費去了八十多萬。他不願意
和我攀親。也沒有什麼要緊。祇請他將我所費的八十多萬銀子賠



還我。他便將他的女子領了回來吧。柏太爺道：你道我的女兒嫁給你的兒子。有什麼憑證呢。他冷冷的說道：我沒有憑證。便講出這樣的話來。那麼好像是我家索詐你了。自然是有真憑實證在這裏啊。你可要看麼。如果要看。便拿出來給你賞見賞見。他說着便懷中掏出一封梅紅柬帖來。上面端端正正的寫着柏素貞的生辰八字。他道：這個生辰八字。還不能算是切實的憑證哩。不論是那一家訂親。皆得有媒人的。我也去將媒人喊來。活口對活口。我們來對證一下。子媒人如果說他們沒有作這個媒。那麼我便情願領這個強搶良家女子的罪名。萬一兩個媒人承認他倆做這個媒。對不起。柏親家。人熟理不熟哩。你可要擔着一個誣告的罪名。不算數。還要賠償我的名譽損失。他說到這裏。回頭向三班上的差人們說道：給我將



媒翁全知道和地理鬼給我傳得來。我有話問他倆呢。差人們一聲答應着。連忙出去了。不多時將全知道和地理鬼兩個田外邊帶了進來。戚不保一拍驚堂。向他兩個問道。佟太爺的公子。和柏家訂親。（縣太爺稱惡霸爲太爺。真是奇文）是不是你兩個作媒的。他兩個同聲說道。回縣太爺。佟府和柏府親事。正是我倆撮合的。戚不保勃然大怒。打着藍青官話說道。混帳。混帳。你既然願意將女兒嫁給他家的兒子。你爲什麼又翻覆無常。誣告他呢。人來給我打五十個屁股。押下去。（昏天黑地。泗縣民無唯類矣）佟金柱連忙下了位置。打了一個哈腰說道。求太爺網開一面。饒他初犯罷。他雖然出此下策。究竟是我的親家翁。打了他。與我的面局上不無有一些兒關係的。（一打一唱。真可算一狼一狼）戚不保忙道。好好好。本縣看佟太爺



的份上。恕你初犯。滾出去。那一聲未了……早走過幾個差人來。不由分說。便將柏太爺像拖小鷄也似的拖下大堂了。柏太爺到了此刻。遏着一腔冤憤。無處發洩。不禁在庭心裏。搶地呼天的大哭起來。戚不保將一對驢眼一翻說道。本縣寬懷大量。饒他不打。他倒放刁撒賴了。拖出來。不准再在這裏囉唆。三班上一聲答應。便將柏仁連拖帶拉。弄到衙門外去了。柏太爺哭了半天。拭了眼淚。僱了一輛車子。趕到曹兒窪。曹漢卿的家裏。只見一個六十上下的老婆子。坐在客室裏。哽哽咽咽的啼哭哩。這確是

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遇。斷腸。人。

柏太爺很悽惶的向那個老婆子說道。你這位老太太是不是曹漢卿的夫人啊。那老婆子擡起頭來。張開那一對婆婆老眼向柏太爺



說道。你是誰啊。柏太爺忙道。我是柏仁啊。那老婆子嘆了一口氣說道。柏太爺。我們真對不起啊。……柏仁忙道。我那有光可曾回來麼。我女兒的生辰八字怎麼弄到佟家的。請你細細的告訴我罷。那老婆嘆氣說出一番話來。

儷影女史評曰。兩回寫兩次洞房。好像犯着雷同的毛病了。但是細細的考察起內容來。竟一些兒也不雷同。各有情節。各有精彩。

曹有光偶柏素貞。郎才女貌。可算美滿姻緣了。孰知平地風波。幻出佟家搶親的一段來。讀者能不替曹柏扼腕呢。

換日偷天真夫婿。成假夫婿。

移花接木美姻緣。變惡姻緣。

第十八回



原來曹漢卿的爲人。向來是剛廉不阿的。不論什麼大小的事情。經到他的手裏做。休想他循私礙情面的。他在太和做了一任知縣。不獨沒有落到一文。並且將家中七十多萬的家私。給他補充公費。救濟災荒等等。化用盡了。在殘明時候。貪官污吏。相省成風。上官括下僚的頭皮。下僚便吸小民的血汗。已經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例了。下級遇到了上官。什麼禮物都不送。先將白銀黃金奉上了。若干。曹漢卿遇到上官。除却兩袖清風而外。更沒有其他的貢獻。請教他的位置。還能夠穩固嗎。不到一年。撤職的消息。已經到了。他本來將仕途宦海看得極其清淡的。更不願去鑽謀了。回家休養。曹家窪發生了什麼糾葛。他總肯極力的出來排難解紛。甚至自己的腰包掏出錢來。爲兩方息事。大家因爲他這樣的待遇。衆人孰無



心。他們也不願去多吵出事情來了。曹漢卿有時爲着曹家窪的案子到城裏去和戚不保會晤。一言不合便冷語相抵。（此是曹漢卿致禍之由。）戚不保雖然恨他如切骨。但是他是個殿試進士出身。却奈何他不得。祇好暗暗的切齒。常言道得好。有心算計沒心人是容易的。他碰到了一件刀傷事主的盜案。戚不保暗暗的買通了盜首硬誣曹漢卿是匪黨的主謀人物。將曹漢卿拘到城裏。更不詢問便打下死獄了。曹有光見父親遭了這樣的清白奇冤。自然是要到各方去奔走求救的。論起曹漢卿來。是泗縣的有頭臉的人物。沒有一個不和他有交情的。可是他們見這個爲匪主謀的帽子太大了。都不敢毅然出來營救。恐怕連累了自己一齊下湯鍋。那可就後悔不及了。（人情鬼蜮不獨若輩如此何處不然）更有幾個沒有心肝



的朋友。在曹漢卿沒有被冤的時候。年兄庚弟。喊得正是震天價的。十分親熱。到了他被了奇冤之後。他們不獨不去設法救。並且落井下石的到戚不保那裏討好獻媚。說曹漢卿的爲人怎樣的很凶。怎樣的惡毒。在他們的意思。曹漢卿橫豎是沒有性命的了。我們不如利用他要死的機會。承歡於縣太爺。豈不是兩全其美的勾當麼。（此輩之肉。不足食矣。然則類乎此輩者。正不下恒河沙數。吾不獨責乎此輩也。）還有幾個有血性的人們。見曹漢卿受這樣大的冤枉。他們敢怒而不敢言。祇好在暗地裏說人心不古。世道日非罷了。曹有光到各處求救。那些有頭臉的人們。說也可笑。不是說沒有能力。便是說沒有功夫。再則便反過來勸有光不要去多惹亂子了。這爲盜主動的罪過。應當滿門下獄哩。縣太爺單拘他本人下獄。已算是



格外優待了。你還不識相去自討苦吃嗎。曹有光聽得這些話兒。知道是請不動他們了。只得回去和他的母親度那淪眼淚的日子了。那一天忽然有兩個人到他家來。你道是誰。却是全知道與地理鬼兩個人。他倆早在柏家探出消息來。柏素貞却要一個有才華而清寒不俗的少年才嫁哩。他倆便利用曹漢卿下獄的機會。去和佟金柱商量。出一個金蟬脫壳的計劃來。他倆到了曹家。向曹有光說道。公子哥兒能夠依從我們一件事。我們馬上便將佟金柱太爺請來。到縣裏去。馬到成功。曹太爺不獨不丟了性命。並且還要釋放出獄哩。先以厲害動之。小人之舌。洵可畏也。曹有光本來是一個大孝的人。聽得他們的話。便道什麼事。請說出來吧。只要可以辦得到的。我自然是遵從二位的全知道便道。提這個事來。一不要你費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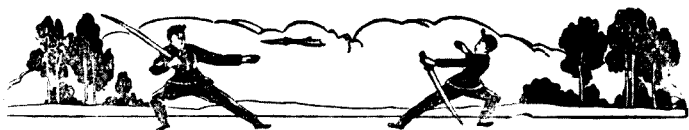
二不要你勞力。你只答應一聲便了。曹有光道什麼事情呢。地理鬼道。佟太爺家大少爺如今要和柏仁柏太爺的女兒柏素貞攀親。可是柏家古怪得很。有錢有勢的人家。他倒不願意攀哩。只要一個有才學有品貌而沒有家財的清貧子弟。我們想。這個人除非公子當得起。再也沒有第二個人了。我們且去給你提親。如果成功了。將他女兒的生辰八字騙到手。便行了。到吉日便好硬擲三個六的。將他家女兒娶到佟家做媳婦了。到了那時。不怕他柏老頭兒有通天的本領。有憑有證。還怕他反悔掉了麼。等到佟大少和柏素成親之後。太爺只消動動嘴唇兒。曹太爺立刻便出獄了啊。曹有光明知這事情是傷仁敗德的。但是想到一個風燭殘年的老父。即當在獄。不由他不答應了。一有此節。足見此舉。非出曹有光本意。實逼之如



此耳。他便道。這事我自然是要答應的了。（要字寫得傷心。）可是我的爺子。斬決的期限近了。這攀親是一層極慢的事情啊。遠水不能救近渴。而且我雖然答應。還未知道柏家對於我中意不中意哩。萬一他家看中我。那麼。不是連我的名譽都敗了嗎。全知道忙道。公子這話不對哩。你只要肯去。我倆保管柏府上答應便了。萬一他家不答應。金柱太爺也不白勞公子的。他準到城裏給曹太爺死罪。改成活罪的。如果成功了。那更不要說了。他一手承當。保曹太爺出獄。談到斬決期近。那更是一件容易辦的。只消佟太爺到城裏去關照一聲。便行了。公子方才說是事不成與你的名譽有礙。那更錯極了。攀親提媒。原不是一碰便可是成功的。成不成本沒有什麼要緊的。我們事後也不給你走漏一些風聲的。與你的名譽方面又有什



麼關係呢。曹有光到了此時。滿口承認了。他倆便到柏家去提媒了。不料柏太爺見了曹有光。便滿心滿意的認爲合式了。到了吉日那一天。他預備由修家出轎子。到柏家去。不想柏仁却要曹有光到他家去成親。全知道地理鬼兩個深恐將事情弄得僵了。只得依從他的意思。便在暗地裏關照曹有光。不能在洞房花燭那一夜。私營一齣的。曹有光到了那一天。果然內疚神明。不敢有一些兒猥褻的舉動。不但吉日那一天沒有什麼猥褻的舉動。便是這一個甜密的月裏。也沒有一些苟且的行爲的。到了滿月回門那一天。修家悄悄命人放兩乘轎子到柏家來。那些轎夫早已受了修金柱的密令了。柏家問起來。自然說是曹家派得來的了。不知不覺一直擡到修家的門口。這才放下轎子。時遲。那時快。虎修帶一些豪奴惡僕。不由分



分說。在爆竹劈拍鑼鼓喧闐的當兒。早將柏素貞捧鳳凰也似的接到那面去了。那兩個家丁還不知高下。要上來搶奪。吃那班惡豪奴拳飛足舞。一頓好打。這才抱頭鼠竄的回去。補叙明白。再說曹太太將以上這件事一句不瞞的完全告訴給柏太爺。柏太爺才明白過來。眼見自己的愛女陷身到虎狼的窟裏去了。不禁肝腸寸斷。痛不欲生。回到自己的家裏。大哭了一天。到了夜間。瞞着衆人。跑到皂莢林裏。高高掛起。自縊死了。可憐柏太太在家裏呼天呼地的在痛哭着。愛女還不知柏太爺丟掉了性命哩。那附近的居民知道柏家這回事的。誰也不敢去將柏仁的屍首解下來。自己落到嫌疑的。他們明明的看見。只作不看見。（此補明衆農民不救的原因。用筆細極。）再表吳大花抓住他兩個。逼住他倆將以上這一番話說出來。冷



玉明等勃然大怒。尤其是胡玉奎氣得厲害。一摸腰中的板斧。哇呀呀的喊道。讓我去殺這個狗頭。他敢來強佔人家的妻女嗎。吳大花也自怒目咬牙的要去。（絕倒賢夫婦。可算天生的一對妙人哩。○笑氏史曰。此之謂夫倡婦隨。）冷玉明忙擺手說道。你倆不用死急。我們先去將佟家的根底去打聽打聽。然後再動手不遲哩。（她有見地。）他倆只得依從她的吩咐。他三個先將柏仁的屍首。送到柏府去。然後一同向青陽鎮而來。再說小霸王佟虎見柏素貞這樣絕代的姿首。早已魂飛魄越。半截身子都酥了。忙命人將她送到套房裏。柏素貞雖然大哭大嚷。可是一點用處也沒有。請教一個柔弱的。女子落到一班毒比狼虎的傢伙手裏。還有什麼好顏色給她看麼。不消說早已拖到套房裏。錮禁起來了。曹有光心裏好生難受。暗道。



我如果不爲我父親。焉能助桀爲虐。害了她呢。唉。可憐啊。他一個人坐在大廳上。險一些兒。淌下淚來。不一會。佟金柱由外邊進來。見曹有光。苦着臉。一言不發。兩眼還含着些熱淚。不禁大疑。忙道。曹有光。你爲什麼悶悶的。坐在這裏。滿臉現出不快活的样子來。敢是我們劫了你的妻子。你不快活嗎。曹有光給他這一句話。問得驚慌無措。暗道。不對。不對。聽他這種口吻。好像不妙了啊。他怔怔的。半天才說道。不。不。我是想起我的父親。在禁內受罪。才現出這不快活的形容來的。佟金柱一聲冷笑道。好小子。你敢在我的面前搗鬼嗎。你可太呆了。你的心事。我曉得了。這一塊肉。頭一刀。已經給你砍了啊。（密者枉也。）人來。給我將這小雜種。吊到後邊草房去罷。等我們少爺成親之後。再和這個小雜種算帳。（絕倒。等待成親之後。方才算帳。



恐怕頭一刀給他砍去啊。話由未了。早跑兩個家丁過來。將曹有光細得像扭股糖也似的。拖到後面草房裏去了。佟虎由後面出來。笑嘻嘻的說道。爺子我們幾時成親啊。小賊急不能待了。佟金柱道。你不要性急。明天是好日子。給你倆成親便了。佟虎忙道。便是今天罷。佟金柱笑道。這個小狗頭簡直連一天都等待不及了。我給你倆明天成親。還算遠嗎。也要讓我鋪張舖張。請些人來吃喜酒。那才像一件正經事啊。這悶聲大吉的事情。也不像是我們辦的啊。佟虎笑道。那麼成親今天成親。吃酒明天吃酒吧。小賊急煞。佟金柱一聲斷喝道。閉上你的鳥嘴。這些不要面孔的話兒。難得你說得出來。我不知幾世作下了冤孽去。便生下你這個不長進的東西來的。佟虎翻起眼睛來。大聲說道。今天成親。明天成親。不是一樣的麼。誰要



定到等到明天呢。佟金柱蹙起眉頭大聲喝道。滾你媽的。我說明天成親。誰敢今天成親。我便掀了他的腦袋。佟虎雖然蠢如豕牛。可是佟金柱究竟是他的父親。不敢十分怎麼樣的發脾氣。只得將一口悶氣暫行按一按。耐着十二分性子說道。好好好。你要到明天。便到明天罷。佟金柱也不答話。回頭向那一班執事管家吩咐道。你們快一些給我預備起來罷。明天便是吉日了。趕緊分頭辦理內外的事務要緊。他們聽得這個命令。立刻分頭去辦事了。發帖的發帖。收拾的收拾。不到子牌時候。已將府中一切的事務。忙得停當了。到了第二天早晨。週近那些紳士知道的。早已三五成羣的來道喜了。不到午牌時候。城內已及四鄉有頭臉的紳董。鄉保陸續坐轎乘馬到了。那位縣太爺和二衙四衙三個人。太陽未出便趕到了。（特提出



戚不保及二衙四衙用筆有明暗。到了下午未牌時候。四山湖的水寇首領李慶紅。陵子湖的水寇首領張福海。清江浦赤手幫首領神手將軍趙大瓜。一齊到了。佟金柱親自迎接到大廳上。普通的賀客皆在天井裏或邊廂裏就坐。所赴的筵席。也不過是四炒四大盆。二道點而已。惟有大廳上有兩桌酒。很慎重哩。八炒、八湯、八道點、八道烤、八大盆、八道鮮、八道乾、八道鹹。共有八八六十四道菜。另加三色道地的好酒。這一席酒却要一個大肚皮來吃哩。佟金柱胸有成竹。縣太爺二衙太爺四衙老爺。

儷影女史評曰。本回的情節離奇。線索貫串。洗去平常武俠小說惡霸搶親。強從劫美的俗筆。

嫉世子曰。人道佟金柱戚不保輩罪在不赦。我道全知道地。



理鬼輩。其肉更不可食。

第十九回 霸王請客人耳謝媒翁 俠女除凶狗官成饕餮

他們皆是人上的人物。應當在大廳上享受這種盛筵的。更有四山湖的李慶紅。陵子湖的張福海。清江浦的趙大瓜。以及其他各處黑道上的老朋友。皆爲人羣中佼佼的人物。也應當到大廳上享受盛筵的。（縣太爺與強盜首領一樣重的身價。著者皮裏陽秋。罵煞一班貪狼害馬了。）他親自點頭。右一筵是縣太爺。第一座趙神手陪坐。（一個剪絡小竊。竟與堂者堂乎的一個一縣父母並坐。可謂空前絕後之奇文。笑氏史曰。此之謂殘明時代之自由平等。無階級觀念。）左一席是李慶紅主座。張福海陪座。其餘的皆是陪座中的陪坐。在下也不去細說了。酒未三巡。一個家丁手裏拿一張紅帖。

兒呈到佟金柱的面前。佟金柱接過來一看。上面寫着

過路三星到府賀喜。乞賜酒飯一頓。（冷胡吳來了）

他看罷。一皺眉說道。是三個什麼樣子的人兒。那個家丁說道。一個二十多歲的大漢子。黑面大眼。頭上還有幾處禿疤。兩個女子。一白一黑。皆在二十上下罷。看他三個的樣兒。好像是江湖上賣解的傢伙。佟金柱道。你去和他們打幾句道兒。裏條子。他們懂得。便在門房裏。賜她們一頓酒飯。萬一不懂道兒。裏的條子。便趕開去。不准在這裏囉唆。那個家丁答應着。走了。出去了。不多時。那個家丁又自跑了進來。對佟金柱說道。那三個不獨條子懂得。並且還出根底來咧。聽他們的口氣。好似東南五省的老總哩。我帶他們到門房裏。正預供。應他們的酒飯的。不料那個黑臉的大漢。忽然說道。他媽的什麼地





方啊。這門房裏是我們用飯的地方嗎。你家主人在那裏。快一些兒喊出來。我有話問他哩。我見他們的聲口不對。連忙打他們一回招呼。他們要你老人家出去。我看你老人家還是不要過去的好。吶。佟金柱搖手說道。不要你們來亂張羅。我自自道理的。他很從容的走了出來。一眼望見胡吳冷三個站在門前。（順筆點出胡吳冷簡淨）那一種氣概。那早已知道不是好與的人物了。他放開笑臉迎了上來。笑嘻嘻的說道。三位下降寒舍。老拙有失遠迎。還請當面恕罪哩。（老奸巨猾）冷玉明搶近一步。還禮說道。來者便是佟老爺子麼。他忙道。不敢。不敢。正是老拙。冷玉明道。我們路過這裏。聞得府上大公子今日吉日。特地過來賀喜。慚愧得很。一些兒賀禮也沒有。不過祇有雙肩一啄罷咧。可是老爺子叫我們在門房裏用酒飯。這一層事



我不敢同意的。不瞞老爺子說。橫行江湖三四年。門房裏的飯我們還沒有吃過哩。我們不來賀喜便罷。既來賀喜。那當然要算是賀客的了。賀客在門房裏吃酒。恐怕這個例子祇有府上作興罷。佟金柱沒口價說道。該死。該死。方才我在大廳上招待賀客。一脚不到。這班狗頭家丁便來得罪尊客了。不瞞三位說。我佟金柱生長七十一歲。發誓也沒有得罪過一個朋友的。三位千萬不要見怪啊。請進。請進。冷玉明笑道。好哇。我們要是不知道老爺子是一個要朋友的人。我們也不到府上來了。她說着便向胡吳兩個說道。方才老爺子也不曉得。知理不能怪人。老爺子出來給面子我們。我們再不知趣。便不像在江湖上跑的了。她說領着胡吳兩個隨着也向裏面而來。到了廳前。李慶紅和張福海一眼望見吳大花等三個人走了進來。他倆



連忙放下盃箸。離座出來到了吳大花面前打了一個哈腰。同聲說道。下夥兒給大小姐請安。吳大花向他倆笑道。你倆和佟太爺也要好麼。好的很。很很很。佟金柱見張李兩個特地下位來給她行禮。心中越發驚異。正待請他上座。李慶紅和張福海連忙讓座位給他們。冷玉明笑道。我到右邊席上去罷。戚不保對座一個姓何的連忙起身讓玉明入座。冷玉明也不和他客氣。便來坐下。向在席的諸公一一的打了一個問詢。他故意的失驚也似的向戚不保說道。上座是縣太爺嗎。喔。我不配在這一席上坐了。我是一個什麼人。怎能縣太爺對坐呢。笑話。笑話。戚不保忙道。小姐無須客氣了。萍水相逢。分什麼高低上下呢。像這樣隨和。逐流的賢邑宰。真不可多見哩。冷玉明用手指着自己的面孔說道。縣太爺可認得我是一個什麼人。



麼。戚不保搖頭笑道。那個我却不能知道了。冷玉明笑嘻嘻的說道。我是一個殺人越貨的女強盜啊。今天得陪縣太爺赴筵。真是榮幸極了。她說道。吳大花忽然咯咯的笑道。你是殺人越貨的女強盜。陪縣太爺喫酒。還沒有什麼希奇哩。只是那坐在縣太爺身傍的那個趙神手。我認得是一個剪綹的小竊啊。還記得有一次我們爺子做壽。他去給我捧酒添菜。做三四天下作事情。不料到這裏來。倒和縣太爺坐在一條邊了。真是奇事哩。（絕倒。罵煞賊官。）此地究竟是什麼風俗。我們還不懂咧。（強盜見縣太爺。竟敢自認爲強盜。並且指出他人爲強盜。確爲天地間不可多見之妙文。）戚不保面紅過耳。待要將縣太爺的脾氣拿出來發上一發。可是知道冷玉明等不是好惹的人物。而且這佟金柱的家裏。又不是發脾氣的地方。祇得



忍着氣，厚着面皮，笑道：「小姐休要說笑話了。我戚某斷不因爲小姐們兩句笑話而動氣的。」（縣太爺真是最好的脾氣，佩服，佩服。○笑氏史曰：自有知縣以來，未見如此不敦品者。）胡士奎放開霹靂也似的喉嚨哈哈大笑道：「他媽的什麼縣太爺！什麼強盜，強盜和縣太爺難道有什麼分別嗎？（妙語千秋。呆小子快人快語。）縣太爺貪賍受賄，又和我們做强盜的有什麼分別呢？縣太爺能殺我們強盜，我們做强盜的遇到賊官，也可以殺掉。我道做官和做强盜像連環帶兒一樣，更沒有什麼分別的。」（語妙千秋。）戚不保聽得聲口不對，便立起身來走了。冷玉明忙站起來，怒目揚眉的說道：「我們今天到這裏來，原來是吃佟家的喜酒。常言道：喜酒喜酒，要吃得歪歪扭扭。喜酒如果不吃得走路歪歪扭扭，踉踉跄跄的，那也不能算是吃喜酒。」



的了。誰逃席。却不要怪我發脾氣了。戚不保聽得倒抽一口冷氣。只得重行縮頭坐下（絕倒縣太爺倒爲強盜所禁了）。文質彬彬的不發一言。冷玉明一回頭見佟金柱坐在廳角上的一張椅子上面。她便向他一招手說道。佟老爺子。且請過來。大家飲一盃。你是個主人家。我們是賀客。主人家不來陪座。我們這些賀客。更不能鼓起興致來的。快些兒來罷。佟金柱聽得。明知風頭不順了。可是火已燃眉了。不得不走了過來。在末座上坐下。冷玉明滿喜了一盃酒。送到他的面前說道。請喜公公滿飲一盃。那還有話要說哩。佟金柱接過盃子。一口飲了酒。笑道。小姐有什麼見教。望乞言明。冷玉明笑道。你認得我是誰。實對你說吧。我便是柏素貞的表妹。今天聽得我的表姐出嫁了。我們趕到柏家去賀喜。誰知我的姑父柏仁倒在皂莢林裏自



縊死了。如此這般（含糊得妙）。我一本明白了。誰作媒的。我要替我的姑父謝媒咧。快些將媒翁給我請來。不准延挨。佟金柱暗道。不對。看這種樣兒。恐怕今天還有花頭出。他硬着頭皮命人去將全知道地理鬼兩個叫來。冷玉明問了他倆的名姓。便道。柏家和佟家的這頭親事。是你倆撮合的嗎。他倆昂然應道。不錯。不錯。是我們倆撮合的。冷玉明道。那麼曹家和柏家的一頭親事。又是誰提媒的呢。他倆支吾着半天。答不出下文來了。冷玉明冷笑一聲道。你們也不用吞吞吐吐的不肯說了。我早就一本明白了。我現在請你們來。沒有別的事。因為媒人應當十八吃。你倆做了這一頭親事。柏家一方面。一吃都沒有吃。我代表我的姑父來謝你們二位媒翁老爺。第一頓請你們吃肉餃兒。第二頓吃桂圓。第三頓請吃肝腸。他說着回



頭向胡吳兩個丟去一個眼色。胡玉奎、吳大花各自掣出傢伙。一個立到廳前，一個立到廳後，牢牢的等着。冷玉明霍地縱過來，一把抓住戚不保的頭髮，說道：「借縣太爺兩隻聽審的尊耳，用一下子，請你慷慨一些，千萬不要鄙吝才好哩。」她說道：「在背後拔下扑刀，刺刺兩聲。兩隻耳朵一齊像『立秋至而梧桐葉落』的樣兒，一齊落到地上。痛得一個戚不保雙手抱着頭，殺豬也似的狂喊起來。」冷玉明笑道：「單單的這兩隻耳朵，請兩位媒翁受用，還嫌太少，爽性再借幾隻給兩位媒翁老爺吃，上一個暢快罷。」那班吃客聽得這話，嚇得齊立起來，便想逃走。早見廳前一個黑玄壇，廳後一個母夜叉，手裏抓着亮晃晃的傢伙，他們怎能逃出廳去呢？逃不出大廳，那也祇好在廳裏亂轉了。又聽得喔呀……：……啊也……：……兩聲。二衙太爺、四衙老爺



的四隻聽供詞的寶貴耳朵。又給冷玉明硬借下來了。冷玉明在地上拾起六隻血淋淋的耳朵。放到托盤裏。對全知道和地理鬼兩個笑道。這種謝媒的小菜。恐怕出萬金千鎰。也買辦不到的。二位快一些過來受用罷。俗語說得好。貓餓吃蛇。人餓做媒。因為做媒。這件事是有得吃的。事情。我想二位如果不餓。那也不做媒了。（語妙千秋。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他倆嚇得渾身亂戰。滿口央告道。小姐高抬貴手。饒我倆一次罷。冷玉明柳眉倒豎。大聲說道。你兩個太也不識抬舉了。可知道我請客是霸王的手段。不吃我的耳朵。便要還我兩顆腦袋。那麼。我便算了。他倆聽得暗自叫苦道。這一遭可怎生得了。不吃耳朵。便要丟掉頭顱。他倆只得走過來。直着嗓子。一個人吃了三隻耳朵下肚。（滋味如何。）冷玉明笑道。這是第一頓。你們已經吃



過了。我再來預備第二頓。她說着又到佟金柱的身邊。不由分說。用刀在他的兩眼裏一挖。兩顆眼珠。一齊搬了家了。佟金柱大聲喊道。痛死我也。家丁們何在。給我殺啊。那班豪奴惡僕。聽得各搶器械。蜂湧上廳。胡玉奎展開一對板斧。砍瓜切菜般地一陣狂殺。殺得那班狗男女。肢骸亂舞。血肉橫飛。逃的逃。躲的躲。死的死。亡的亡。霎時精光大吉。連李慶紅等一班人也攪到戰溝裏去。丟了性命了。再說冷玉明。剗了佟金柱的兩隻眼。又去將縣太爺和二四衙的眼睛剗了下來。仍然逼着全知道和地理鬼吃下去。他倆到了這會。性命要緊。也顧不得什麼骯髒噁心了。閉起眼睛來。又將八隻睛眼吃了下去。他倆滿擬這一關闖過。便可以免掉性命之憂了。誰知冷玉明等待他兩個將眼睛吃下去的當兒。便是一腿。將他倆打倒。剖了兩個大



開膛笑吟吟的說道。請你倆吃肝腸罷。她說着將他倆的屍身一撇。肚皮裏的貨色一齊流了出來。（絕倒不知道他倆方才可曾聽見姑娘的話麼。）這時候猛聽得屋上有人狂笑冷聲道。我也來添一碗小菜。說話時。撲禿擲下一顆血跡糊模的人頭來。（奇文奇事。著者真寫得出。）冷玉明倒是一驚。正待上屋。胡玉奎身子一晃早已追上屋去了。不多時玉奎由屋上落了下來。玉明忙道。你會追着一個什麼人嗎。

儷影女史評曰。胡吳冷三個到此家打不平的這一段。在平常的人們寫來。不過是殺上一陣。打上一頓罷了。那裏剗眼割耳那些有趣的工作呢。在這一點上看起來。便知道著者的筆墨調皮了。此等媒翁享受此等謝媒的珍肴絕味。可謂

妙極

第二十回 花枝無恙寒士得嬌妻 萍水相逢老翁逢勁敵

玉奎道。好像有一個人兩脇下還夾兩個人。縱跳去如飛的走了。我追了下去。到了柏家坪附近。便不見他了。這人的手脚實在是快極了。玉明好生疑惑。暗道。這人是誰呢。她想了半天。兀的想不出是誰來。他便和玉奎說道。我們且到後面去看看形勢。如果新嫁娘不在這裏。那麼他准是白道上的傢伙。來打不平的了。她說用扑刀挑着那顆由屋上拋下來的人頭。仔細一看。回頭對玉奎笑道。黑哥。你可知道這人頭是誰的。玉奎搖頭說道。這個我怎麼知道呢。玉明道。這定新郎的首級啊。玉奎笑道。你又說鬼話了。你怎麼知道這顆頭是新郎的呢。玉奎笑道。哪。你祇看這頭上的小辮兒。招上不是紮着






幾根紅辮線嗎。他如果不是新郎那麼。辮梢上那裏來的紅辮線呢。
（從辮線入眼。真是匪夷所思。）玉奎拍手笑道。着着着。猜得不錯。我
們且到後面去看看究竟。他三個一同到後面的新房裏一望。只見
一個吉服裝束的無頭屍身倒在血泊裏。（暗寫佟虎被戕。）新娘柏
素貞都不知道到那裏去了。呆小子便對玉明笑道。那人差不多已
將柏大姐救回去了。我們何不放他娘的一把火。燒他個一乾二淨。
再到柏家坪去。豈不是斬截了當麼。（呆小子快人快事。）玉明道好。
他三個在身邊取出火種。分三處去放火。霎時烘烘烈烈的燒了起
來。不到一會將佟家十宅十三進的瓦屋。燒得片瓦不存。他三個連
夜趕到柏家坪。柏太太和素貞正在廳上附棺痛哭哩。冷玉明連忙
問其究竟。柏素貞道。當那個小賊逼迫和他飲交盃酒的當兒。從屋



上忽然飛下一個女子。渾身皆是素白的紮束。手執一把寶劍。旋風也似的便將佟家小賊殺了。她殺了她。便將我抱起。像駕雲的一樣飛身上屋。又到草房裏救了曹郎。便送我們回來了。她將我倆送到天井裏。她便飛身走了。我直不知道她是人還是仙哩。玉明點頭道。這一定是白道上的傢伙來打不平的了。這事總算完結了。我們也要動身了。柏氏母子再三申謝他三個向山東境裏而來。到了第二天早晨青陽鎮的紳士們。便到泗縣去報案。說也可笑。泗縣的衙署沒有縣太爺和二衙四衙。頓時搗亂起來。全城得到這個消息。奔走駭告。簡直是惶惶不可終日了。地方上治安的秩序。祇好由武職官出來一力支持。一面到府裏去報案。宿州府却早就得到密報了。他將賊不保以及手下七級官員。貪贓受賄的案子。一齊聚抄到本章



上面去。差人飛馬進京。官家閱本大怒。下了一道旨。泗縣除賊不保。二四衙已死勿論外。其餘的文武僚屬。一齊撤職查辦。佟金柱罪大惡極。現已伏誅。姑不置議。着予收沒其家產。尙有未盡事宜。責成該新任知縣理處。新任知縣到任第一件。便是審問的曹漢卿被誣的案子。列公。你道這位新任知事田桐雨。爲什麼注意曹漢卿這一層案子。原來他便是曹漢卿的學生。老師的爲人如何。做學生的自然是知道的了。他便將誣攀的凶手。用嚴刑逼出實供來。立刻將曹漢卿釋放回家了。這一來。曹有光和柏素貞的婚姻。反而由假弄成真了。曹漢卿後來發達。在杭州作知府。月夜遇到這位不留名救他倆性命的大俠客。酬報今日的厚恩。這是後話。小子此刻也不必去說了。掉轉筆尖。再寫冷胡吳三個離了青陽鎮。向北而來。在路非止一日。



那天頂到濟南境裏的郝家莊了。這時天已過午。他三個緩步過了吊橋。胡玉奎嚷得震天價響的說道。晦他娘的烏氣。清晨束緊褲帶兒。直跑到這會兒。一口飲還沒有下肚哩。胃口裏的蟻蟲已在吱吱的亂叫了。怎麼好呢。(笑氏史曰。呆小子天命之謂吃。)冷玉明笑道。虧你這個呆瓜說得出哩。一個少年漢子。有三頓兩頓不吃。又有什麼要緊呢。馬上便值得這樣的大聲小怪的。不怕人家笑話麼。他苦臉攢眉的說道。你那裏知道啊。常言道。人是鐵。飯是鋼。不吃淚汪汪。我今天一天不吃飯。到了晚間。我便躺出眼淚來了。明天如果再不吃。那麼便不能說話。不能走路。不能……：……：玉明瞅他一眼說道。羞也不羞。一個少年漢子。這些話是你說的麼。不要儘在嚷餓了。到莊裏去尋着一家飯店。儘你吃飽一頓便了。他點頭晃腦的說道。我



祇要有得吃。什麼事情都不關的。他三個一面說。一面走。猛聽得一陣鑼鼓的聲音。從面裏發出來。胡玉奎道。這裏有鑼鼓的聲音。敢是有什麼賣解的在裏面麼。我們且到那面去看上一個究竟。他說着脚上加勁。和吳冷兩個過了兩道士圈門口。遠遠的望見一家的門口聚着許多人。好像是在裏看什麼也似的。他們走到切近。擠近人叢中一望。原來是兩個女子。一個手裏牽着一條大黑狗。一個手裏牽着一隻紅毛的猩猩。另有兩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一個坐在地上打鼓。一個站在那裏敲鑼。那兩個女子牽着猩猩和狗在場裏打了兩個圈子。在場中立定了。那一個穿綠襖褲的女子。笑嘻嘻的說道。各位爺們。大少老爺子。以及好兄好弟。聽我奉告兩句話兒。便是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又道是有錢幫錢。沒有錢便幫場子。圈子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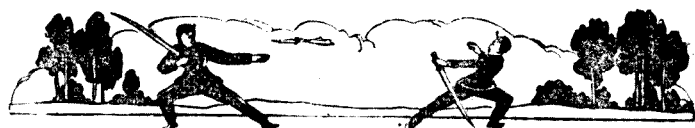
着緊。是好朋友。站不住圈子的。那便算不了朋友。我們要得好。各位爺子不要叫采。我們耍得不好。各位爺們也不要見笑。常言道得好。江湖江湖。馬馬虎虎。我們跑江湖的本沒有什麼真實的本領。可以貢獻給爺們的。不過是一些平常的頑意兒罷了。更不能引起爺們的興趣的。廢話不宜多說。但是我們走江湖的離掉了這一套廢話。好像又對不起各位爺們。因此不得不打上一套江湖的俗話咧。各位爺子如肯指示我們的。那是我們最所歡迎的。那白繡花外蓋的女子。將外蓋一掀說道。風姐不要多說了。各位爺們。站到這會。腿也站得酸了。還未曾看見我們一些兒頑意哩。來吧……來吧。她說着。手一放。那一隻紅毛猩猩。使人立起來。那個綠衣女子俯身給那一條黑狗的頸項裏。一根鐵索。解了下來。一拍那狗的頸項說道。黑兒。




耍得好一些。不要當場出彩。說也可怪。那一條大黑狗忽然仰面翻了一個千葉拜蓮台的家數。壁立起來。前右爪一圈左爪一斜。出成了一個黑虎偷心的姿勢。那個穿白的女子口中喊道。雙劈上下手。那猩猩搶近右手一起。左手逼定黑狗的左爪。正待劈下。那個穿綠的女子口中喊道。托塔連翻花。那黑狗右爪一起。左爪從下面發了出來。話休煩屑。一隻猩猩一條狗。家數分明。鬪了好久時候。按步就班。一着不亂。惹得那班看客一個個拍手道。絕。便是冷玉明等三個人也自暗暗的稱奇不置。不多時猩猩和狗將一套八法對手拳。打過了鼓聲一息。狗和猩猩皆停住不動了。那個綠衣女子打了一個四方拱。說道。各位爺子。方纔這兩個畜生。胡亂的舞了一回。爺子們可憐牠們也是爲着一張嘴。纔來獻醜的。爺子們給牠一兩銀子。不



嫌少。千兩銀子不嫌多。隨意賞一些兒罷。那些看客聽得她這句話。不由的暗暗的說道。看不中她。她的口氣倒大咧。江湖上賣解的。從來未曾聽見過向人家索銀子的。他們不約而同的大家來上一個不瞅不睬的主意。那個綠衣女子說了半天。未見有一個人來解囊。她冷笑一聲。今天的西北風大得緊。船兒泊不住碼頭了。（按西北風大得緊。便是遇到的皆是出不起錢的窮鬼。船兒泊不住碼頭。便是這個地方打不下場子來了。）她的話還未了。便見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大踏步走進場來。向那個綠衣女子大聲說道。你們到這裏是賣解的。不是罵人的啊。可知道郝家莊的老例兒麼。那個綠衣女子陪笑說道。如果不知道郝家莊的老例兒。我們也不來了。江湖上有兩句話兒說的是。人在人前闖。刀在石上蕩。我們早就知道郝



家莊有身子的爺子們多哩。賣解的到郝家莊。那就是船到盡頭港了。可是我們因為要求郝家莊的爺子們指示我們的門路。所以拊上一次逆風旗的。閣下踏破我們的場子。敢是有什麼見教嗎。那個少年聽得冷笑一聲道。行客來拜我們坐客。自然是要服從的了。走幾路好嗎。那個綠衣女子笑道。好的好的。但是我還沒有請教你的尊姓哩。她說着雙手當胸一抱說也可怪。那個少年忽然像斷線風箏也似的。倒翻了六七個倒栽葱。眼花耳鳴爬起來。對那個女子上下細細的一打量便道。好硬……好硬。你不要走。馬上便有人買你的硬分兒了。他說罷大踏步向莊裏奔去。不多時。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兒領了一夥人兒。蜂擁到了場邊。那老頭兒摘去頭上的馬連坡草帽。揮去了外蓋。慢慢走進場。對那個綠衣女子呵呵的笑道。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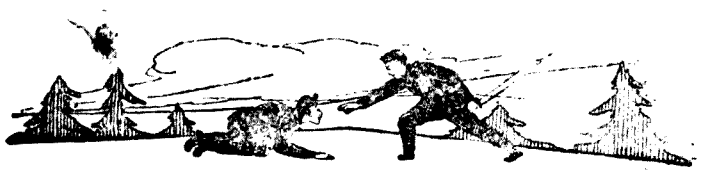
姐難得到我們敝地來賣硬。給我們。我們假使不領受。好像對不起小姐了。老漢生長六十多歲。還是不會改掉要朋友的脾氣。小姐如果不棄。不妨賜我一些兒教悔罷。那個綠衣女子。朝那老頭兒細細的一打量。便答道。我們走江湖的人們。出門便是賣的。老爺子看得起我。我自然知趣的。她說着在下面立了一個鵝鷹攫食的姿勢。說着。強賓不壓主。老丈請先賜教吧。那老頭兒更不打話。兩臂一張。成了一烏鴉抖翅的姿勢。那個綠衣女子。右足一起。雙手向那老頭兒的胸口抓來。那老頭兒的雙臂一張。使了一個雙龍出水的勢子。一蹲身從那女子的腳尖下面鑽過。趁勢一腿橫掃過來。那女子不慌不忙的一縱身。右掌一起。照定那老頭兒的頂梁直劈下來。那老頭兒吃驚不小。忙將雙手一合。縮了上來。誰知那女子却乖覺得很咧。



一縮手飛起一足，直對那老頭兒的咽喉挑來。那老頭兒縱有通天的本領，這一着也讓不掉了。正在危急的當兒，冷玉明看得眼熱，她忙縱身進來，高聲喝道：……未知那女子究竟能否放鬆一着。

第三集中自有交代。

儷影女史評曰：曹柏的戚事，自始至終，却包括着喜怒哀樂四個字。初提親郎才女貌，使人喜；婚變之後，使人怒；柏老之死，曹老被冤，使人哀；胡吳冷三個以及一個未留名的女俠出來大打其不平，又使人樂。這種神鬼不測的筆法，讀者能不拍案叫絕嗎？



五龍十三俠第二集第二十四回

